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

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强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幷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一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筴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載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愼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爲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稾而後繕寫己巳仲春重校始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爲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正曰嚴遂陽豎事有差互說見周韓策）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訂其踈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閒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晉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許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

登筱猶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詘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郯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然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譌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

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絶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襃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也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横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

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説於天下爲放絶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巳矣不可使其書亦巳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諷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鬬爭諸侯矜豔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

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戰國策今本目錄

卷一

西周

嚴氏爲賊　周共太子死
謂齊王曰　司寇布
秦令樗里疾　雍氏之役
薛公以齊爲韓魏　三國攻秦反
韓魏易地　秦攻魏將犀武軍
犀武敗於伊闕　犀武敗周使周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厲謂周君　楚兵在山南
楚請道於兩周　秦召周君
周君之秦　秦欲攻周
宮他謂周君曰

卷二

東周

秦興師臨周　秦攻宜陽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與西周爭
東周欲爲稻　昭獻在陽翟
秦假道於周　楚攻雍氏
蘇厲爲周最　謂周最曰
爲周最謂魏王　謂周最曰魏王
趙取周之祭地　杜赫欲重景翠
三國隘秦　宮他亡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　周最謂呂禮
謂薛公曰　齊聽祝弗外
周相呂倉　周文君免
溫人之周　或爲周最謂金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最謂金投　石行秦

卷三

秦

衛鞅亡魏入秦　蘇秦始將連横
秦惠王謂寒泉　楚魏戰於陘山
楚使者景鯉　楚王使景鯉如秦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　田華之爲陳軫
張儀又惡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
義渠君之魏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齊助楚攻秦　楚絶齊
秦惠王死　張儀欲假秦兵
張儀之殘樗里疾　張儀欲以漢中
爲魏謂魏冉　醫扁鵲見秦武
秦武王謂甘茂　宜陽之役馮章
甘茂攻宜陽　宜陽未得
宜陽之役楚畔秦　宜陽之役楊達
秦王謂甘茂曰　甘茂相秦
甘茂約秦魏　謂秦王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王與中期爭論　甘茂亡秦且之齊
獻則謂公孫消　三國攻秦入函谷
薛公爲魏謂魏冉　冷向謂秦王
謂穰侯曰　謂魏冉曰
五國罷成皐　秦取楚漢中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謂魏冉曰和不成
陘山之事　秦客卿造
頃襄王二十年　段産謂新城君
段干越人　范子因王稽入秦
范雎至秦王庭迎　范雎曰臣居山東
應侯謂昭王曰　秦昭王謂左右曰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　秦攻韓圍陘
應侯曰　天下之士合從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　應侯失韓之汝南
昭王既息民繕兵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
張儀說秦王　蔡澤見逐於趙
濮陽人呂不韋賈　文信侯欲攻趙
秦王欲見頓弱　或爲六國說秦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

卷四

齊

濮上之事　邯鄲之難
秦假道韓魏　楚將伐齊
成侯鄒忌爲齊相　鄒忌修八尺
南梁之難　田忌爲齊將
田忌亡齊而之楚　鄒忌事宣王
楚威王戰勝　權之難
蘇秦爲趙合從　淳于髡一日而見
齊欲伐魏　齊欲伐魏魏使人
齊宣王見顏斶　先生王斗
齊人見田駢　管燕得罪
昭陽爲楚伐魏　秦攻趙
齊將封田嬰於薛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　靖郭君善齊貌辯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韓齊爲與國
張儀爲秦連橫　張儀事秦惠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犀首以梁與齊戰
楚王死太子在齊
齊王夫人死
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在薛
孟嘗君奉夏侯
孟嘗君讌坐
孟嘗君舍人
孟嘗君有舍人
孟嘗君出行國
齊人有馮煖
孟嘗君逐於齊
蘇子自燕之齊
蘇子謂齊王
蘇子說齊閔王
齊負郭之民
王孫賈年十五
燕攻齊取七十

燕攻齊齊破
貂勃常惡田單
田單將攻狄
孟嘗君爲從
魯仲連謂孟嘗君
秦攻趙長平
或謂齊王曰
國子曰秦破馬服
齊王使使者問
齊閔王之遇殺
齊王建入朝於秦

卷五

楚

齊楚構難
邯鄲之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乙爲魏使於楚　荆宣王問群臣

昭奚恤與彭城君　江尹欲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　江乙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　江乙說於安陵君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　蘇秦之楚三日

蘇秦爲趙合從　威王問於莫敖

蘇子謂楚王　齊楚之交善

楚王逐張儀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伐秦魏欲和　秦招楚而伐齊

張儀之楚貧　楚懷王拘張儀

楚王將出張子　張儀爲秦破楚

張儀相秦　楚王令昭雎之秦

張儀逐惠施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

魏王遺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

齊明說卓滑　或謂黃齊

秦伐宜陽　四國伐楚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楚杜赫說楚王　楚王問於范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秦敗楚漢中　楚襄王爲太子
女阿謂蘇子　長沙之難
有獻不死之藥　齊以淖齒之亂
莊辛謂楚襄王　齊韓魏共伐燕
唐雎見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
虞卿謂春申君　或謂楚王曰
天下合從趙使魏　汗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　史疾爲韓使楚

卷十八

趙

智伯帥趙韓魏　智伯從韓魏兵
張孟談既固趙　晉畢陽之孫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　蘇秦從燕之趙
蘇秦爲趙王使　齊破燕趙欲存之
張儀爲秦連横　甘茂爲秦約魏
武靈王平晝　王立周紹爲傅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敗楚於陘山　趙使仇赫之秦
謂趙王曰　富丁欲以趙合
魏因富丁且合　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　蘇子說李兌
趙王封孟嘗君　齊欲攻宋
齊將攻宋　齊攻宋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秦攻趙藺離石祁　鄭同北見趙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燕封宋人榮盆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太后新用事
秦王謂公子他　秦趙戰於長平
秦攻趙於長平　秦圍趙之邯鄲
秦攻趙平原君使　秦攻魏取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謂皮相國曰以趙
謂皮相國曰　魏使人因平原君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說張相國　建信君貴於趙
或謂建信君　苦成常謂建信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希寫見建信君　魏魀謂建信君
秦攻趙鼓鐸　齊人李伯見
爲齊獻書趙王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爲廬陵君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召春平侯　文信侯出走
秦使王翦攻趙

卷七

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韓趙相難
樂羊爲魏將　西門豹爲鄴令
文侯與虞人期　魏文侯與田子方
魏武侯與諸大夫　魏公叔痤爲魏將
魏公叔痤病　秦圍梁
龐葱與太子質　梁王魏嬰觴諸侯
魏惠王起境內衆　魏太子自將
齊魏戰於馬陵　惠施爲齊魏交
魏惠王死　徐州之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子爲趙合從
張儀欲幷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惡陳軫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欲以魏合
張儀以秦相魏
謂張儀臣
陳軫爲秦使於齊
齊王將見燕趙楚
魏令公孫衍請和
公孫衍爲魏將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
犀首見梁君
蘇代爲田需說
史舉非犀首於王
楚王攻梁南
張儀爲秦連橫
齊魏約而伐楚
張儀走之魏
魏文子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
周最善齊
周最入齊
秦召魏相信安君
樓梧約秦魏
秦楚攻圍皮氏
魏太子在楚
獻書秦王
魏秦伐楚
秦敗東周與魏戰
秦約趙而伐魏
芒卯謂秦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代拘於魏
五國伐秦無功
葉陽君約魏
秦使趙攻魏
秦將伐魏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芮宋欲絶秦趙
爲魏謂楚王
管鼻之令翟强
成陽君欲以韓魏
秦敗魏於華
秦敗魏於華魏王
華陽之戰
秦魏爲與國
虞卿謂趙王
魏將與秦攻韓
秦趙搆難而戰
長平之役
樓梧約秦魏
十八年謂魏王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秦拔寧邑
秦罷邯鄲攻魏
魏王欲攻邯鄲
周肖謂宮他
信陵君殺晉鄙
魏攻管而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
或謂魏王王警
魏鞅謂春申曰
安邑之御史死
秦攻魏急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八

韓

三晉已破智氏
韓傀相韓
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子請仕其從兄
蘇秦爲趙合從
宣王謂摎留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
秦韓戰于濁澤
顔率見公仲
張儀爲秦連横
鄭彊之走張儀
宜陽之役
秦圍宜陽
客卿爲韓謂秦王
或謂公仲
公仲數不信
謂公叔曰公欲得
謂公叔曰乘舟
齊令周最使鄭
公仲使韓珉之秦
公仲以宜陽之故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
公仲爲韓魏易地
錡宣之教韓王
襄陵之役
公叔使馮君於秦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
齊明謂公叔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曰
胡衍之出幾瑟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韓咎　楚令景鯉入韓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
或謂韓公仲　或謂公仲曰
韓咎立爲君　五國約而攻秦
韓人攻宋　或謂韓王曰
謂鄭王曰　韓陽役於三川
秦大國也　張丑之合齊楚

謂韓相國　韓相公仲
韓珉相齊　謂山陽君曰
趙魏攻華陽　韓氏逐向晉於周
張登謂費緤曰　魏王爲九重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

卷九

燕

奉陽君甚不取　蘇秦將爲從
權之難　燕文王時

人有惡蘇秦於燕　蘇秦死其弟蘇代
蘇代爲燕說齊　陳翠合齊燕
或獻書燕王　燕王噲既立
初蘇秦弟厲　張儀爲秦破從
宮他爲燕使魏　燕昭王收破燕
客謂燕王　齊伐宋
蘇代謂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
蘇代爲奉陽君　燕昭王且與天下
齊魏爭燕　蘇代自齊使人
蘇代自齊獻書　秦召燕王
燕饑趙將伐之　趙且伐燕
昌國君樂毅爲燕　張丑爲質於燕
燕王喜使栗腹　秦幷趙北向迎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

卷十

宋

公輸般爲楚設機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曰　宋與楚爲兄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攻宋宋使臧子　宋康王之時

衛

衛靈公近癰疽　犀首伐黄
智伯欲伐衛　智伯欲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時胥靡　衛嗣君病
衛人迎新婦

中山

中山君饗都士　魏文侯欲殘中山
樂羊爲魏將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　司馬喜使趙
司馬喜三相中山　陰姬與江姬爭
主父欲伐中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今本目錄

戰國策元本目錄

卷一

東周凡二十二章

秦興師臨周　秦攻宜陽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欲爲稻
昭獻在陽翟　秦假道於周
楚攻雍氏　周最謂呂禮
周相呂倉　溫人之周
或謂周最　石行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厲爲周最　謂周最曰
爲周最謂魏王　趙取周之祭地
杜赫欲重景翠　周共太子死
三國隘秦　宮他亡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　嚴氏爲賊

卷二

西周（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　秦攻魏將犀武
秦令樗里疾　雍氏之役
周君之秦　蘇厲謂周君
楚兵在山南　楚請道於二周
司寇布　秦召周君
犀武敗於伊闕　韓魏易地
秦欲攻周　宮他謂周君
謂齊王曰　三國攻秦反
犀武敗周

卷三

秦一（凡十三章）

魏鞅亡魏入秦　蘇秦始將連橫
秦惠王謂寒泉子　冷向謂秦王
張儀說秦王　張儀欲假秦兵
司馬錯與張儀　張儀之殘樗里
張儀欲以漢中　楚攻魏張儀謂秦
田華之爲陳軫　張儀又惡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

卷四

秦二　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　楚絕齊
秦惠王死　義渠君之魏
醫扁鵲　秦武王謂甘茂
宜陽之役馮章謂　甘茂攻宜陽
宜陽未得　宜陽之役楚畔秦
秦王謂甘茂　甘茂亡秦且之齊
甘茂相秦　甘茂約秦
陘山之事　秦宣太后

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三　凡十七章

薛公爲魏謂魏冉　秦客卿造
爲魏謂魏冉　謂魏冉曰和不成
謂穰侯曰　謂魏冉曰楚破秦
五國罷成皋　范子因王稽
范睢至　應侯謂昭王
秦攻韓圍陘　應侯曰鄭人
天下之士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
應侯失韓之汝南　秦攻邯鄲十七月
蔡澤見逐

卷六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三國攻秦入函谷　秦昭王謂左右（元連上爲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　楚使者景鯉在秦
楚王使景鯉如秦　秦王欲見頓弱
頃襄王二十年　或爲六國說秦王

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五 （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惑　秦王與中期
獻則謂公孫消　樓梧約秦魏
濮陽人呂不韋　文信侯欲攻趙
文信侯出走　四國爲一

卷八

齊一 （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　齊將封田嬰於薛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　邯鄲之難趙求救
南梁之難韓氏請　成侯鄒忌爲齊相
田忌爲齊將　田忌亡齊而之楚
鄒忌事宣王　鄒忌脩八尺
秦假道韓魏　楚將伐齊魯親之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
張儀爲秦連橫

卷九

齊二 （凡八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齊爲與國　張儀事秦惠王
犀首以梁爲齊戰　昭陽爲楚伐魏
秦攻趙趙令樓緩　權之難齊燕戰
秦攻趙長平　或謂齊王曰周韓

卷十

齊三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　齊王夫人死
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在薛
孟嘗君奉夏侯章　孟嘗君讌坐
孟嘗君舍人　孟嘗君有舍人
孟嘗君出行國　淳于髠一日
齊欲伐魏淳于髠謂

卷十一

齊四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　孟嘗君爲從
魯仲連謂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
齊宣王見顏斶　先生王斗
齊王使使者問趙　齊人見田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燕得罪　蘇秦自燕之齊
蘇秦謂齊王曰
卷十二
齊五（凡一章）
蘇秦說齊閔王
卷十三
齊六（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　王孫賈年十五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　燕攻齊齊破
貂勃常惡田單　田單將攻狄
濮上之事　齊王建入朝
齊以淖齒之亂
卷十四
楚一（凡二十章）
齊楚構難　五國約齊以伐秦
荊宣王問羣臣　昭奚恤與彭城君
邯鄲之難昭奚恤　江尹欲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　江乙說於安陵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乙爲魏使於楚　郢人有獄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魏氏惡昭奚恤　江乙惡昭奚恤
楚杜赫說楚王　楚王問於范環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　張儀爲秦破從
張儀相秦謂昭睢　威王問於莫敖

卷十五

楚二（凡九章）

魏相翟强死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四國伐楚
楚懷王拘張儀　楚王將出張子
秦敗楚漢中　楚襄王爲太子
女阿謂蘇子

卷十六

楚三（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　蘇秦之楚三日
楚王逐張儀於魏　張儀之楚貧
楚王令昭睢之秦　張儀逐惠施於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國伐秦魏欲和　陳軫去楚之魏
秦伐宜陽楚王謂　唐且見春申君

卷十七

楚四（凡十三章）

或謂楚王曰　魏王遺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未立后　莊辛謂楚襄王
齊明說卓滑　或謂黃齊
長沙之難　有獻不死之藥
客說春申君　天下合從
汗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
虞卿謂春申君

卷十八

趙一（凡十七章）

知伯從韓魏兵　知伯帥趙韓魏
張孟談既固趙宗　晉畢陽之孫
魏文侯借道　秦韓圍梁燕趙救
腹擊爲室　蘇秦說李兌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王謂公子他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
甘茂爲秦約魏　謂皮相國
或謂皮相國　趙王封孟嘗君
謂趙王曰三晉合
卷十九
趙二（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
張儀爲秦連横說趙　武靈王平晝
王立周紹爲傳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
卷二十
趙三（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使仇赫之秦
齊破燕趙欲存　秦攻趙藺離石祁
富丁欲以趙合　魏因富丁
魏使人因平原君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秦攻趙於長平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　秦趙戰於長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圍趙之邯鄲　說張相國
鄭同北見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
衛靈公　或謂建信君
苦成常謂建信君　希寫見建信君
魏魀謂建信君　秦攻趙鼓鐸之音
齊人李伯見孝成

卷二十一

趙四（凡十九章）

爲齊獻書趙王　齊欲攻宋秦令趙賈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　五國伐秦無功
樓緩將使伏事　虞卿請趙王
燕封宋人榮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爲廬陵君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攻魏取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魏敗楚於陘山
秦召春平侯　趙太后新用事
秦使王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　樂羊爲魏將
西門豹爲鄴令　文侯與虞人期
魏文侯與田子方　魏武侯與諸大夫
魏公叔痤爲魏將　魏公叔痤病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
齊魏約而伐楚　蘇秦拘於魏
陳軫爲秦使於齊　張儀惡陳軫於魏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走之魏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　張子儀以秦相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告公仲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　秦敗東周與魏戰
齊王將見燕趙楚　魏令公孫衍請和
公孫衍爲魏將

卷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　犀首見梁君
蘇代爲田需說　史舉非犀首
楚王攻梁南　魏惠王死
五國伐秦無功　魏文子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　魏惠王起境內衆
齊魏戰於馬陵　惠施爲齊魏交
田需貴於魏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
秦楚攻魏圍皮氏　龎葱與太子
梁王魏嬰觴諸侯

卷二十四

魏三凡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　芒卯謂秦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　秦敗魏於華魏王
華軍之戰魏不勝　齊欲伐魏魏使人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　魏將與秦攻韓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

卷二十五

魏四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　八年謂魏王曰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秦趙搆難而戰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
樓梧約秦魏　芮宋欲絕秦趙
爲魏謂楚王（連上爲一）　管鼻之令翟强
成陽君欲以韓魏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
秦罷邯鄲攻魏　魏王欲攻邯鄲
周肖謂宮他　周最善齊
周最入齊秦王怒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
信陵君殺晉鄙　魏攻管而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

卷二十六

韓一（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　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子請仕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
張儀謂韓王曰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韓使人　五國約而攻秦
鄭彊載八百金　鄭彊之走張儀
宜陽之役楊達　秦圍宜陽游騰
公仲以宜陽之故　秦韓戰於濁澤
顏率見公仲　韓公仲謂向壽
或謂公仲曰聽者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
王曰向也子曰　或謂魏王王儆
觀鞅謂春申君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

卷二十七

韓二　凡二十一章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
公仲爲韓魏易地　錡宣之教韓王
襄陵之役畢長　公叔使馮君於秦
謂公叔曰公欲得　謂公叔曰乘舟
齊令周最使鄭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齊明謂公叔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叔將殺幾瑟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曰　胡衍之出幾瑟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韓咎
楚令景鯉入韓　史疾爲韓使楚
韓傀相韓

卷二十八

韓三（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　或謂公仲曰今有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
謂鄭王曰昭釐侯　東孟之會（今連上爲一）
韓陽役於三川　秦大國也
張丑之合齊楚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
公仲使韓珉之秦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
客卿爲韓謂秦（舊三章連一）　韓珉相齊
或謂山陽君曰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
秦招楚而伐齊　韓氏逐向晉
張登謂費緤　安邑之御史
魏王爲九里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段産謂新城君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

卷二十九

燕一　凡十五章

奉陽君李兊　　蘇秦將爲從北說
權之難燕再戰　　燕文公時
人有惡蘇秦於燕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
宮他爲燕使魏　　蘇秦死其弟蘇代
燕王噲既立　　初蘇秦弟厲
蘇代過魏（舊三章相連）　　燕昭王收破燕
齊伐宋宋急　　蘇秦謂燕昭王曰
燕王謂蘇代曰

卷三

燕二　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　　蘇代爲奉陽君
奉陽君告朱讙　　蘇代爲燕說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
陳翠合齊燕　　燕昭王且與天下
燕饑趙將伐之　　昌國君樂毅爲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獻書燕王　客謂燕王曰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　齊魏爭燕

卷三十一

燕三 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　張丑爲質於燕
燕王喜使栗腹　秦并趙北向迎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

卷三十二

宋衛 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　公輸般爲楚設機
犀首伐黃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曰　宋與楚爲兄弟
宋康王之時　智伯欲伐衛
知伯欲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病
衛嗣君時胥靡　衛人迎新婦

卷三十三

中山 凡十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文侯欲殘中山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爲王　司馬喜使趙
司馬喜三相中山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
主父欲伐中山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　昭王既息民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一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地也〔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爲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爲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爲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

豫章喻鎧寫鄒邦義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旣號奉王者爲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各爲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幷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爲正以上並大事記文○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鄧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卽以西周爲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爲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旣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卽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爲一也要之說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瞀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其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繁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廣曰周地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足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鮑以西周卽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如秦興師求鼎章蘇厲爲周最章）鮑止以嚴氏爲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鮑彪意雖勤傅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爲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爲五年（正曰）韓策

（陽竪此作竪字有誤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堅即韓嚴井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說見上及韓策）而陽竪與焉（鴻烈人間訓注竪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出亡過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駟馬也一車駕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正曰〕此東周君也策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之情告之〔補曰〕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正猶直也）寡人（孤寡不穀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爲賊而陽竪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之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鮑彪謂客之辭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爲天下逋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都東周若以主都爲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赧王（周紀愼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京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正曰〕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今世不明事實難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者悉强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〇鎬京大謬〇按周紀西周君犇秦周君王赧卒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爲臣明矣豈可合爲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正曰〕策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改此恐有誤而下注周紀之文以存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敵與莫反）

（正曰適專主也）司馬翦（司馬楚卿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爲之請太子（請於周使立爲太子）左成（楚人〔正曰〕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可定其生地不可考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放此）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封地以爲之資）公若欲爲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爲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廧夫空（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爲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告）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捍也補曰此亦成作翦語語長子者）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子居中與國事以其得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illegible]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爲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上補曰共恭同適丁歷反咎音皋）

謂齊王（凡言謂言爲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爲或謂王閔王〔正曰〕周最屢見東西周策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二十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應爲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以救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距凡四十年不可定爲閔王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爲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曰太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正曰〕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文爾無明據）以爲太

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補曰一本悍請令）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作聚索隱云最古聚字說文同趙策顏最史亦作顏聚）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周王善最欲其爲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正曰〕閔王說見前章此並無據）臣爲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也函蓋其姓〔補曰〕剡川姚氏云[illegible]姓冶官名因以爲號）爲齊太公（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也金買劍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正曰〕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作析閱義若作斷折則於下文不通）將死（函冶氏將死）而屬其子（屬囑同集韻託辭）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思意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爲太子（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猶欲立之特未定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補曰〕禮記右契注一書兩札同而別之）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齊周于）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言欺齊）君爲多巧（巧猶詐）最爲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

（之貨非爾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吝）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爲楚王正曰使衆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爲周爲君爲齊之爲去聲）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爲卒）甚敬楚王怒（懷王）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厹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开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高注狄國括地志云开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厹音求字又作厹叴）遺之大鐘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鐘不防以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桓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乘舟蕩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封下蔡）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伐楚號衆）其實襲蔡（無鐘鼓曰襲〔正曰〕此據左氏說陸氏纂例掩其不備曰襲）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呑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惑之（以二國爲惑〔補曰〕一本戒之注以二國爲戒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之屬）强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爲護也）而實囚之（補曰一本下有也字）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爲楚王憂）

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伊水逕郊鄩亭又北逕高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郊鄩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韓公族補曰索隱云公仲侈裴駰云相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倣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也）謂楚王（懷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補曰一本攸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通）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

（爲東周補曰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爲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爲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補曰宛於袁反鄧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爲強韓魏（爲猶而補曰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言不可常）竊爲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韓魏後或爲患）君不如令敝邑（周也）陰合爲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曰正義云陝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秦王出楚王（懷）以爲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駮（補曰）大事記潁濱蘇氏曰秦昭王欺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歸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推不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〇爲強爲和之爲如字餘去聲）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借）爲西周

謂魏王（哀（正曰）此據史通鑑大事記顯王二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愼靚王三年當魏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强而害楚宋故不利也（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虛庫（正曰）邑落曰聚如單狐聚陽人聚之類）以利（元作到（補曰）一本作利）秦（若爲秦報魏王）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速東則無賓之之實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爲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補曰）姚云餘下曾有爲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爲之

者（魏雖多亡然且爲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於郟鄏郟鄏屬河南爲東周（正曰）說見前）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啓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是爲新鄭咸林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正曰）三川河洛伊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車通以闚周室者也秦莊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曰）正義云方城山在葉縣西）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㝡弃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也）（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補曰）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爲縣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闕此役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也諸本犀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李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正曰）得其土地人民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持猶保）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

攻魏令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補〕曰史記甘茂傳索隱云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字常雜愚按構構講韓世家有亦然凡爲和解之義者定讀從構爲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木後放此）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敗魏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韓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昭）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亦〔正〕曰趙兵無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必和）周君反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正〕曰囿者蓄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綦毋恢（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

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溫囿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利溫囿以爲樂（得戍公也得囿私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汎論注齊人卽芒卯）致溫囿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囿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爲辭爲樂之爲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相）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鄭交惡杜注兩相疾惡據此則皆當烏故反）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說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字）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補曰）此并大事記取）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正曰）攻工字通借）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正曰）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技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補曰）姚本作鉤拘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猶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岍山秦地非此所指高注在周之山南）伍得（楚將也）將爲楚王（頃襄）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謂將軍）

（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聞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欵志云然）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效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鮑以此爲尊周謬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爲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周洛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除夫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盡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正曰）河東過洛汭在鞏縣東洛邑北望有河）韓魏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曰）謂鼎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爲周君謂魏王（安釐（正曰）無考）（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爲郡言河之南耳（正曰）河南郎西周郟鄏考王封弟河南其名久矣）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爲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昭）因以原為太后養地（齊部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作應史同徐注潁川父城縣應鄉）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令見攻故天下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饑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能援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郝莒亡於齊（會鄫衍故郝也郝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越陽國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旱〔補曰〕姚本正作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新建李克家校正

戰國策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二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居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爲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爲東周君豈爲西周耶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

豫章熊文寫萬奇刊

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皆爲惠公時事邪○赧王非謚武公鮑引末忠說誤爲二人前索隱謂謚法無赧赧赧然慚愧故以爲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爲秦貶損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卽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爲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旣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爲一人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爲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正〕補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大丘社亡之前）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補曰〕姚云盡字劉曾集作畫）計與秦（計猶謀）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卽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洫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卽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甄耳（壺昆吾圖器卽甄甀也補曰一本醯壺此文譌次）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十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徒步行者正曰左傳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自人爲卒徒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槩言之耳）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正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物稱是謂士衆齎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邁云策首載此以爲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爾好事者飾之畧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

（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爲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黽池二殽皆在竟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近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書伐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周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累大事記引）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鄰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文文作戊古字通）羈旅也（集韻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陽之云〔補曰〕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懽而不進所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旣拔然後進兵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爲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爾其後韓楚雖合楚不爲韓氏與秦戰固已懼之矣）公進兵秦恐公之

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爲寡爲己之爲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擧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疑楚人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illegible]則豈不可爲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謂爲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東周之上流正曰未知專指河否）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

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補〕曰爲去聲仰疑向反）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爲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令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爲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爲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然則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補〕曰韓策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

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時昔之事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韓史疑卽厭〔補〕曰黶〔正〕義云烏減於黜二反）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絶塞（絶橫度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

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己）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巨兩反）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鮑謂十七國之士設心措意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怨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怨與前注為[illegible]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赧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正曰詩傳糧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繆）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地）故必怒（稱故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補曰劉辰翁云吏字當作更平聲）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與游辭耳蘇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本作郝）將以觀秦之應趙

宋（絶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爲所敗也赧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十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同（補曰）離去聲）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哀（正曰）襄）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正曰）難畏阻意）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正曰）秦欲伐齊趙欲與合齊故云爭齊）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爲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合矣）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爲魏仇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急之則伐齊句因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齊是無可依之事矣下章秦欲合魏伐齊可見）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曰）昭）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也與謂相之（正曰）孟）

（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任齊故稱之然）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丘（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歟主上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取不與伐齊之意大事記赧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爲相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史在滅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爲虛信信謂親之）爲茂行（茂盛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臣魏臣）據故主（據伏持也猶言爲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爲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正曰）脩虛信爲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齊（與去音（正曰）與如字許也）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illegible]也違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爲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秦爲齊奴也（爲去音言虛爲之如奴事主）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正曰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秦爲齊奴以下以爲魏言之爲齊奴爲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

（秦王使最得入齊爲賜厚矣最取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爲齊所累也補曰爲王爲救之爲去聲餘如字）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爲一金〔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註同趙岐云二十兩高註同）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讁問也）周之祭地爲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策云楚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則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史以爲威王時者誤說見齊策楚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云云在楚

（懷王十一年當愼靚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赧王三年書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赧王三年爲三十年自愼靚王三年至此爲七年則翠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其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當作七〔補曰〕策隘阨字通此當乙革反）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爲（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爲）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爲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收已也聽得於彼也齊爲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呂下同此書作宮不一）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雎裴駰亦曰唐雎以華頡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正曰〕且當依本文）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爲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文明白注少久字似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

（曰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西周甚憎東周嘗（補曰當作常古通）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之於王也（楚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持操翦之慮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二年奔魏十九年後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注奔魏據秦紀按穰侯傳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大事記從之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即秦昭二十一年則禮自奔齊至去齊首尾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說謂後六年來歸則未改也）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虞）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事秦）是天下制於子

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補曰史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聽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本得之一本況弗）聽祝弗（齊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爾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正曰史親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親史語簡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有齊（秦有之正曰有用齊者言二子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以與趙攻秦）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急北兵讀秦魏句是時秦怒齊齊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遠難與齊戰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時事也秦趙魏合爲攻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趣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趣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國策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秦兵之前乎）收周最以爲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正曰當從史無爲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正曰齊用禮以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齊補

（曰率史作變索隱二云齊秦合則弗禮用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爲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正曰〕此章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知也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夫秦（補〔正曰〕說見上此下云急兵以示秦則無秦字尤明矣）齊合則趙恐伐（秦伐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

攻齊）秦以趙攻（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趙）其實理同（以趙[illegible]齊則得[illegible]齊趙齊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必不處矣（處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巳出兵故也〔正曰〕注難通處義未詳）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正曰〕言天下必將歸秦）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補曰〕見賢遍反）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此卽指工師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虎謂工師籍非端人也德義不德[illegible][illegible]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書訓皆憂病也）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爲門爲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正曰〕宮中爲女市女閭凡七百也）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而自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故衆庶成強（言師籍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溫時爲西邑綦毋恢請之也〔正曰〕西周得溫爾耳）周不納（並東周）客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云云韓非子文同）問其巷（〔補曰〕韓非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徧率

（徇也）令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正曰）無考）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立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爲墟墟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脣齒之國是也）徐爲之東（爲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人必道也）

（此趙與齊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爲最謀者合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正曰）負恃也令字疑合）戰勝（勝齊）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彊理之）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正曰）此秦制齊之命）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正曰）趙特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不得不聽秦（趙聽）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趙地後爲秦郡）西土（元作止）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

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爲齊使趙拒秦也）石行秦（周人〔正〕曰無考一本石作右右行秦官也）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正〕曰無考）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備謹待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爲君爭於秦（秦欲甲周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補〕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于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竝書之今按鮑遷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如昔附庸之類耳所以併而竝論也朱子雖以七國竝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戰國策卷二

新建李克家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三

宋　縉雲鮑　彪校注

元　東陽吳師道重校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爲重今考其舛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痤爲庶子見魏策（正曰）此據史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恐并蓋因爲中庶子而生此文）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今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號曰商君商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革爲札）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彊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曰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長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爲從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衡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

（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也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爲黔中郡後爲武陵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辰施沅等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補曰〕左右殽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周策）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進効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爲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黃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伐驩兜（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放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續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辯後放此）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不必泛引）禹伐共工（伐乃流之）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爲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補曰〕轂擊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惖替濁樞玉反聊留服蒲北反信新兵濱滂反）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辯也飭飾同）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書多閲者昏亂〔正曰〕稠多濁亂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正曰〕章亦明也謂明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補曰〕偉一作僞）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正曰〕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正曰〕厲即礪）效勝於戰場（效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爲）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迫近也杖如杖劒戟謂持戟戟有支矛橦手擣也〔正曰〕杖持執也直亮反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

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幷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尚也當從仌）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沈猶溺）溺於辭（溺謂爲所冒沒）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也）去秦而歸羸縢（方言擔齊楚陳宋曰攍通作羸縢緘也〔正曰〕一本羸縢是纍字通用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拘纍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偪縛所謂偪也注說下與履蹻不倫而擔囊又已言

矣）履蹻（蹻屐也〔正曰〕史虞卿躡蹻注草履也蹻與屩通）負書擔囊（高注槖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槖從此說則上縢字當從巾槖囊也槖無底囊有底〔正曰〕一本作槖高注槖槖通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集韻黧黑黃色〔正曰〕黧黑色集韻誤見魏策）狀有愧（元作歸今從高注）色歸至家妻不下紝（機縷也不下言自若）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喟太息也）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正曰〕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隱云陰符是太公兵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簡猶擇練湅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鑽之類）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高注闕塞名也）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徒本反）白璧百雙（〔補曰〕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補曰鎰說見前）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大

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顏師古云堂下周廡又巖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人君爲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爲廟堂蓋誤）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炫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爲喻也）

使趙太重（爲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爲門〔補〕曰掘卽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陽書伏死掘穴楚策亦有）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牝也揉木爲之如棬棬屈木盂也）伏軾（車前横木）撙銜（集韻撙挫也蓋御頓銜勒也）横歷天下（歷過也猶横行）廷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伉抗古字通）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爲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汛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匐匍匐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旣拜復膝地）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

（倨陸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嫂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

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十彪謂秦之

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

適足誇嫂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

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

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

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

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

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

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聲恐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諭周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毀城邑曰墮）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正曰〕能美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五年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爲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正曰〕使諸侯之使去聲餘如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恐汾字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說也說見彼條○從通鑑在惠後六年高注作惠）魏許秦以上洛（屬弘農）以絕秦於楚（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荊州郡非修武所謂）秦責賂於魏（責求也）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正曰〕惠）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會）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辰翁云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言之）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曰〕惠）遇於境（此下有脫簡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絶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鯉云云）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正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鮑高注秦人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爲善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絶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讎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一本下衍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

如景鯉者（元作留〔補曰〕姚云留曾劉作者是）是便計也（便猶利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猶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河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曰〕盖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襄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敝（罷疲同）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爲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爲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止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國表秦伐是歲秦取魏虎

（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illegible]河濟洛之地盡皆魏是歲死後也歷山前一年魏入[illegible]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爲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莘姚同）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虢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虢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虢仲之封在岐東遷自此之上陽爲南虢東虢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虢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大夫）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大陽）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補曰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居）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年）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補曰姚云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遊楚楚相咎之後相楚乃爲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來間之耳）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巳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巳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巳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求委國爲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譖之賜劍以死）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也乎辭）者良僕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爲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補曰〕情實也輸寫也輸寫以告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補曰]一本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正曰]故之楚之之往也之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挑徒了反）長者詈之（詈罵也）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不久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應）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若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補曰]許我詈人二云云後漢馮衍傳有）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補曰]國下當有情字）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

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正曰〕秦爲無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巳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爲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爲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貴僕妾以下止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本燒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補曰〕焫即爇）中國爲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內成皋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懷州

（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爲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於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爲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儀在魏陰爲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爲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補曰轘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瓚云轘轅險道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爲名）當屯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秦使之絕）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芊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以臨二周之

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補曰】周主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補曰】一本名作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故爲反義）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正曰】務專力也）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依資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補曰】一本西海新序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止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天下

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爲句亦奇）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字恐衍）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竝也）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蜀在後九年則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當十月知爲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表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蓋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竝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爲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章同義）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敝邑之王所甚憎者（衍亦字）亦〔補曰〕（疑衍）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役言爲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絶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

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彌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爲廣直爲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補曰〕高注初王使弭[illegible]口今可以言未也）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高注事一云乎乎字是）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秦使屈匄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高注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illegible]誤懷十六）

（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擧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志而無忌者料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洪邁云照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子爲爲臣之爲與使者使齊之使並去聲）

楚絶齊齊擧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講當從媾讀說見前）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補曰）高注軫元仕於秦）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王）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之）曰（使者還王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爲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知愚謂終缺安字按姚本作不知是）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爲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館豎子）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以餅餌喻之）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必死

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彰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一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理正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樹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之集韻悖亂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彰傳有無計聽下補曰蒯通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彰爲楚構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敝豈所以忠爲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彰之構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據高注此無據）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周赧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

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兵誅之）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其厚魏）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爲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正〕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因令楚王（懷）爲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之身）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又誣魏）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爲然之爲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是謂字）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爲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爲和楚姚注一無爲字此作以楚和殺次也）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爲魏（補曰姚云曾錢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說魏王（哀正曰襄）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契言以國爲約）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衍十六字）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姚云一本無）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二人之辭非公冉者故名冉）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者之辭）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爲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譖今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作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楚之事）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其於冉何如）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爲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爲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爲儀請亦所以爲魏魏亦重冉也補曰爲公之爲去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爲鄚正義云漢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爲是彼時所見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彈臃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投棄擲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出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爲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誘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爲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後七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同）行數千里（一本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幷猶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天下不以爲（〔補曰〕姚氏云錢劉本無爲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郡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亭〔補曰〕見中山策）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議之（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爲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朋公仲侈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朋朋字訛故也且當各存舊文辨見各條）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杼機之持緯者）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啻同）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

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正〕曰役事也）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爲逐之）因爲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爲約何〔正〕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

將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鈎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補曰衍史作奭下章同）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曰一本作無茂是甚字訛）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鼓之宜陽拔）[illegible]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加攻困然）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又攻二人恃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皆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正曰言其後有變也）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持[illegible]）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曰無據）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曰〕按惠王策李讎云云顯乃張儀讎無與茂爭國事）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健卯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云顯得止用顯亦今韓策注文高注此章無作促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挾韓而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音爲一人愚謂郝即赫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强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爲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懦韋柔滑貌〔補曰〕需即懦）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

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也曰告人足矣必不告巳〔正曰〕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爲秦相）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怵於楚（怵誘也若怵則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王之）楚必曰（以鬻魏之言告魏）秦鬻魏（鬻賣也如賣友云魏補〔補曰〕恐言始約而終背之魏缺一魏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正曰〕斂約也）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爲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

（陽爲太原縣）卒爲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出公十七年晉荀瑤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約韓魏攻荀瑤滅之）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哀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義云艾山在兗州博縣南）爲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二年〔正曰〕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爲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過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遠當以杜注爲正路史同杜注）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人）遂爲句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

（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爲相不見齊楚及朝天子事正曰年表二十九年）後子死（大子申也三十年齊敗魏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言據有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陽侯國）取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不地〔正曰〕正義云蓋在房襄二州）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正曰〕尾終也即上文能終之說）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

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爾〔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溢而為滎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入于海）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據）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敢輕戰）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正曰下文楚先得齊可知）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金喻）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疑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者得齊宋以下是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之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補〕曰臣竊為大王之為去聲夫音符）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忤人）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曰中期）

（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傳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士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鬼槐谷並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留不爲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天下何

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姚注錢作以相印迎之）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僞爲（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言僞爲一本作謂）齊（補補曰姚氏云一本僞爲齊閔王）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八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遽以名字加之者）

則（楚人爲芊戎游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伐戰伐）所以不爲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辛（補曰當作芊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芊戎爲華陽君尼芊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爲昭王初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爲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爲楚用故楚利之）是辛（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秦王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補曰講媾同說見前）對曰割河東大

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免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作免）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池（〔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平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猶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爲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籍其主之術也○周策韓慶爲西周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綱目通以爲樓緩公子池之對者誤）

薛公（田文）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猶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爲魏意親之矣〔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

以齊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爲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爾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挾）

（方於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爲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冷向（高注秦人今詳爲齊人正曰高注秦臣韓趙策亦有此人）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地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

故不言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補曰此連下有缺誤）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爲苦除解免也）須殘伐亂宋德强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說見彼策）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正曰劉辰翁云積[illegible][illegible]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

補魏東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交爭韓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沛）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爲濟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權懸宋衛（言較其輕重）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甄此指二國如齊邑爾補曰鄄本濮州鄄城）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曰恐非此句正指楚）富擅越隷（越句踐國隷猶禮之秋官肆隷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楚隷徒隷賤稱此言楚之强）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爲比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字上或缺楚字如此義指乃通）支分方城膏腴之

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肥也言肥沃如之）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曰〕西都咸林鄭舊封去方城遠新鄭滎陽是時已爲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皋（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三十一年也史不書〔補曰〕皋姚本作睪前漢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爲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爲韓入此十七年入朝時在其國）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爲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爲之言）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言收之晚）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有此六十六字）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

今三國之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書辭云上所言者也）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三國攻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秦爲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補曰姚注一本以下有告字）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絶其交）兵必有功

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一本衍臣字）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刦魏（刦劫同）則上黨秦之有也（此上黨屬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巳珉（元作呡下同字書無之而韓呡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巳字句今連作巳珉非呡珉策字通恐即韓呡也）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補曰一本欲以齊秦刦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臣請爲王因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刦魏困薛）魏懼而復之（反齊女）負芻必以魏殁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

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正曰〕無考）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公不若毋多（謂專志於和毋絕務也）則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恐封）

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正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密陽）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子）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倍之為不義）以告敝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正曰〕未詳戰國之制）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

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疲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補曰史作決潰癰）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劒（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伐秦（爲之頓劒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臧六十邑前一年昭

（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得之）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爲齊爲之之爲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冉別封也越記注陶今濟陰定陶補曰說見趙策）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下（補曰姚本率以朝）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正曰言攻齊不成功則陶且有爲鄰國得之之憂）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爲）時至弗失（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田單破燕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二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

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秦誓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姚本作書云）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爲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二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同）而從齊齊秦（秦元作趙）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爲萬乘之爲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

（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兩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衍文）物至
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
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爲帝）文王（惠文王非孝文）武王王
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
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莊云橋音矯）守事於韓（守猶待）成橋已
（元作以〔正〕曰以已通）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爲是新序同此言韓入）
（地下言取魏地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
（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正〕曰姚本社作杜是）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
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
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
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注滑州胙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
殷虛今相州所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協）楚
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作魏之兵不然燕楚以來援者言之）雲翔而
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翱翔按翔有高起貌漢書言翔
貴古人每言高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息衆
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

（注不地今按屬魏故魏記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索隱皆云此蒲在衛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胙封縣卷丘權反）以臨仁（兵臨之仁地缺）平丘（丘元作兵）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朐縣西南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黃溝趙世家拔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河之南楚紀注建寧郡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illegible]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焉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頻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殫是新序同殫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誡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疑守成史誡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史作仗）甲兵之强一（元作壹）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正曰〕從乘字義明）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於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縣）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隧在臨淮豈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郎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姚云劉本作沒）利於前（沒猶溺）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利易後之患也）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兗州博城縣）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郢干隧〔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者下文宜有韓字〔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補曰〕躍以灼反）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

（後鬭）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僨仆倒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正曰〕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楚辭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無所食（無人為之饑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補曰〕史之下有兵字）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國）方

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卞縣注入沛〔補曰〕書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虛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今泗水縣）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勝）◆（取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無於字楚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亘也言與之敵）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應上葆利言）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也（楚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注〔補曰〕史作讎怨於楚新序同姚本一舉衆而注地）詘令韓魏（詘猶反〔正曰〕魏句詘命令於韓魏歸爲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皆弱而齊尤甚也）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姚云劉本作以臨）韓韓必受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爲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戍（元作成）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

往來也（韓魏不足（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從此則上以嬰城句）如此而魏亦
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
（元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也）是王之地一經
兩海東南（（正曰）索隱云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
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疊齊楚字是新序同）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
（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惡音烏重曰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與音房爲王之爲去聲）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爲
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宮）
（（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
（職已親近）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
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主語同（正曰）見下）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邑干因邑
而氏）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
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
造父者得稱爲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
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

（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索也以牽馬）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於下不解）是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閒之〔正曰〕上章爲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芊戎寵衰之意爲秦亦無明徵當從舊次雖去聲）

范子（名雎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雎音雖）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魏還）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語爲）也語曰人主（補曰姚云後語作肅王史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斫木鑕鑕鐵椹質鑕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斧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得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爲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

懸黎楚有和璞（卞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補曰雖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亡（元作巴〔補曰〕姚云巳錢作亡史同）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曰〕亡其猶亡乃）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文義）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隙也）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雎傳有〔補曰〕爲其之爲去聲說之之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曰〕一本謂范雎）寡人宜以身受

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雎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下見賢遍反）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爲寵）范雎曰唯唯有間（間隙也〔正曰〕間猶頃也孟子爲間如字）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酈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於渭）若是者交疏也（絶句）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補曰〕姚本無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

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瘡腫若癩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厲賴音通古多借）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槖）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蔆水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饑困故）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姚云一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正曰〕接輿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睢所能知鮑順文爲說謬矣）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

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鄉就也〔補曰〕鄉一作嚮）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慁圂同亂也溷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

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坻即隴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若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駑兔也（駑言其不俊〔補曰〕姚本施作馳駑作蹇史同）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補曰〕史閉下有關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强齊非計也

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臣意謂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頓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曰十二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卒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爲丘虛）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

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爲上某次之其可也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補曰史廩丘鄆丘即邢丘也正義云漢置平皋縣在懷州武德縣也）邢丘拔（四十一年夏及取邢丘）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曰姚云錢本有史同）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滎史同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爲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一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爲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爲相封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

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是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單符者制以竹六寸分而相合補曰竹長六寸說文符信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承上決契而言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斂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褫之正曰披折也普靡反）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中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言有此語耳）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之權（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痛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芈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此書[illegible]資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芈戎公子市公子悝云云亦未考）

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雎傳有〔補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屛左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爲太后養地徐云潁川父城縣應鄉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者爲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雎亦恐矣應於陵反）亦聞恒思（地缺）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托之〔補曰〕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

鐵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博國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騶曰投投瓊）右手自爲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正曰〕尚左尊神也）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輿載物〔正曰〕輿載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瓢）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斤）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爲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魏齊（魏相）孰與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言魏人魏亡臣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音率）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右皆曰善然六字）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琴（〔補曰〕期史作旗說苑同旗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作伏琴韓子推琴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東南流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聲按視也）韓康子御魏

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汭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令絳縣謂平陽為故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蹈踵跟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虞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秦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正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子順義所不臣蓋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正曰高注臣）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一無乃字）私魏醜夫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爲魏之爲去聲）

秦攻韓圍陘（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正〕〔曰〕召陵陘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爲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儀之力多且割（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方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〇說亦見尹文子及漢應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自以賢顯名

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正曰〕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有誤）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爲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補曰〕一本有作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啮）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安說見前）高會（高誘注大會也）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金復爲秦敵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鬬狗所以虎狼秦張顧哆其口○秦記尉繚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此術每中有言禮義廉耻於多事之際必以爲迂闊不知撥亂之策莫要於此愚謂郭開之閒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后勝之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高祖購陳豨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爵（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復定上黨分軍爲二王齕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又郢故郢（正曰）詳見後五都注）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召字）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陘（補曰）上章秦攻韓圍陘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一）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爲之下（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於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子愛子也（衍也字）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之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爲梁餘子同也（太司徒可任之餘爲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爲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雎入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爲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即與爲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子同）

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即驁始皇七年死此時相及）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此下有何事）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爲（元作爲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違誅戮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

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獲者【補曰】以爲爲憂爲擬之爲如字依姚本句則爲秦之爲亦如字）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泫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秦軍大克（克元從十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克尅字通）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鄉人飲酒也）飲食餔餽（餔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曰】以食食之曰餔餽即餽餉從食鬼聲高注非）以靡其財（集韻靡糜同壞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力也）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字）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爲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爲[illegible]）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

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先王之墓也）楚人震恐（震霹靂震動也故爲恐）東徙而不敢西向（徙陳）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補（補曰）當有卒字大事記補）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盾也（正曰）高注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軍（補曰）姚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踈（集韻斥亦踈、）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如字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元衍以字）掠於郊野（掠奪取也）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二年耳故補曰[illegible]（正曰）韓勢孤也）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以爲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待）韓陣（持未交專戰也）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軍之形勢）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其幼小者）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肢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摧撓也撓敵求戰（正曰）漢書摘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

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補曰〕以下疑有觀字）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

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己故孔子不侯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强以起之材智知己知彼而得筭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

（之死皆睢之力飽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也〔正曰〕廣韻老嫗也此引說文不切）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其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巳去愛妾巳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月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龎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屈伸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睢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稽始薦睢睢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王稽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亦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睢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兼誅睢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

（之也）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遇）惑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今誅之是舉之誤）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懐重寳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從戶）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正曰〕地既廣矣民不樂其後之復有事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正曰〕大功不再）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

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於其己邑（必欲戰服使爲己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正曰〕姚本作四輪是言四面輪寫之國）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不止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上又用兵不休與雖從而不止言之）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爲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

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以下句推之可見）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illegible]必二人欲爲從故云然）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illegible]〔補曰〕亡齊指其骨亡於燕言之下作破齊）罷楚（罷音疲）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正曰〕言其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民爲之用　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元作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補曰〕宜復有秦字）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一本殽塞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而齊爲虛戾（戰敗其地爲虛其民爲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爲虛戾之語莊子國爲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恐此戾即厲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謂破韓魏宜亡而反僅存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

注讀句誤）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正曰〕說見齊策）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合從爲一〔正曰〕當作一不可成下文從之一成可見）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申韓之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爲如天下之馬不皆爲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屬河內）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佞幷楚爲三）趙奢鮑佞將（[illegible]句）楚有四人（不名告之）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追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亡亦云〔正曰〕亡其前有解不必注）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補曰〕此下或有缺文）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爲能知秦之不可當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殽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爲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爲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正曰〕二十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也）

張儀（〔補曰〕誤當作韓非）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子之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集文所謂幷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而策文義勝者不讓也）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

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勝不當即上云不智也）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荊知此書始皇時人作）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連結之恃以爲固）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今存者其餘也）成從將西南（按南韓作面是下文有）以與秦爲難（赧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一年）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曰〕薛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財對下囷倉藏穀粟言）囷倉空虛（囷圓廩〔正曰〕高注圓曰囷方曰倉）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正曰〕平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也〔正曰〕韓子郄走不能死也）非（非元作罪〔補曰〕韓正作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死之〔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郄走不能死也謂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皆當從韓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攻相）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姚云曾本如此）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衿）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此頓下也集韻

（徒空手裼袒也正曰頓蹋達徒謂空露袒裼露臂也）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補曰〕韓鑪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元只一字）是也（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正曰〕韓作皆是說蓋皆之說）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都玩反斷長之斷觀[illegible]反前後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補曰〕韓貴奮死也）一可以合十（與敵合鬬〔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正曰〕利害是總言）以此與天下（與言與之爭）天下不足

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值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獘）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綸言無他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說衍當從韓勝）齊南破荊中破宋（閔二十八年〔補曰〕韓東破是）西服秦（荊秦事未詳〔正曰〕齊南破荊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齊宣王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湣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二年與秦韓魏敗楚）北破燕（十五年〔正曰〕齊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強

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令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正曰〕詔告命令也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之發詔之使者明詔之類）濟清河濁（〔補曰〕韓作齊之淸濟濁河與下文協語勝）足以爲限（東郡壽張注濟上有拘城又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齊〔正曰〕書蔡傳濟水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自鄆以下皆齊地正義云貞河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東北界左傳齊履西至于河）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蘇秦傳注齊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泰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正曰〕謂四面及中受兵）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爲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都鄀與鄢爲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鄢亦爲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荊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王之二十一年〔正曰〕洞庭在巴陵見楚魏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爲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鄢在宜城曾氏謂屈瑕亂鄢以濟者鄀鄢非久都故惠王末墨翟重繭過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焉懷王入秦齊使郢中立王皆昭惠後事按楚辭哀郢莊辛說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尚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遷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爲

亞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襄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別名或說太湖中（自有五湖）荊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振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爲木主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

秦爲難此固已無（補曰韓無作失下命同）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諂是下同）破之兵至梁都（元作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荊孤東以強（補曰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作疲）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爲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故正曰非無險上云中央之國此云不便是以夫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補曰詔字）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

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正曰韓作莞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滹沱河之外正曰蘇秦說趙云東有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爲他說矣）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中呼沱（元作池）以北（補曰韓作中山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乘敗取之）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補曰韓作拔）荊以東（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補曰韓作沃）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韓作敗敗也）大王拱手以須（韓作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伏（補曰以繩次物曰編韓作天下編隨而服矣勝）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作曾劉辰翁謂地猶今皆失考）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

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補曰韓作棄甲負弩戰竦而澤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幷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

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元作下〔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補〕曰一本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内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爲之非金革也〔正〕曰素以色言）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正〕曰韓作莫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言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補〕曰錯韓作鑽）數策（以著筮也）占兆（灼龜坼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爲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絶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補〕曰韓無此字）破天下之從（舉謂一舉）舉趙亡韓（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爲寒心甚矣其忍也斬臣以殉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言當如之）臣荊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

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狗於國（狗行以示人也）以主不
忠於國者（主言以爲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
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以爲爲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
術不主於卿卿論兵以附民爲要以仁義爲本以禁暴除害爲務非而有是言歟大意不過欲極威怒而
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
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也日謂申不害徒術
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狥韓魏甘茂以秦狥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
人其剛愎不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悖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
自脫可以爲騁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之也爾雅
鬲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王
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
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
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
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

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繼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絶（〔補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句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己）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曰〕素愫通誠也）蒙怨咎（集韻蒙覆也蒙冒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冒爲之）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補曰〕姚云曾作顧）毀譽必欲（元作有）霸主强國不辭禍

因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罹同集韻遭也）悉忠而不解（解懈也）王雖亡絶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戮殺也賤之加刑戮爲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有言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補曰姚本以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也）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撓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撓或

（作批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殖種也）富貴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合諸侯一句）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太史敫豈君王后之父耶）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逆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曰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諸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

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越屬揚州）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包傳宗藏大臣射剌起死）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邑（墾耕刱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此有缺）以禽勁吳成霸功句踐終桔而殺之（桔與同櫟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劒死補曰桔姚本作棓）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大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illegible]本有此字史同）施三川以實宜陽以（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蜀絕也此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曰史於上有通字）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人）如時（補曰史作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

（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也）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補曰水經云應門于延水東逕罡成南蔡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與）居（補曰姚云本有居字史同）秦十餘年事（補曰史昭紀有此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illegible]士皆矜材角智趨於利而已唯澤爲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睢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搤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趨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爲主爲君爲孝爲楚爲趙爲秦之爲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

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願往事之（事猶爲〔補〕曰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以爲計得矣從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扅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扅字龍龕手鑑云音脚）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棄死且賤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爲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謀事求歸別句）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又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猶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僕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正〕曰以太山爲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

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本決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德施講好於趙正曰講即[illegible]）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心猶謂宮車）

（旁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illegible]邯鄲趙欲[illegible]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敎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軔礙車木）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皆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爲太后養地也）

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爲安國君時歸與此駁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嬴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得嬴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秦士之憸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筭也不足筭也于楚之計平乎耳孝文稱爲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補曰姚本此下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地）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丼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丼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丼羅曰

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叱去曰（〔補曰〕姚云曾作曰去語勝）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正曰〕無稽）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要注孺子童子）今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

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補曰〕一本有姚同）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芸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按詩傳錢銚也七遙反字與鍬同耨耨亦芸田器莊子作鎒）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同語色艴如也〔補曰〕艴如說文文今論語作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誅毐而遷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補曰〕一本疊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一本下衍於字）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畢（必元作）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遷太后前此要終言之處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揣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舉遼覦之蔑矣〔正曰〕大事謂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塵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若猶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齊下按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正曰〕厭益涉及培壓也又伏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

（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正曰）芻草也牧牧人也）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信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注不明此强節入質贄通卽下文抱質孟子傳質是也委致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在後）因退爲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澤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亥雅及禮注夏赤也然乘夏篆非天子之車）稱夏王（夏中國也）一（補）朝爲（正[illegible]

[illegible]曰衛卽下十二諸[illegible]朝大夫十者爲類衍）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大公太公手時無此事也）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有壤地兩分國家大危八字也）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鴈之屬也）請爲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于桂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爲宣王馬陵之役（正曰）按大事記周顯王十六年魏惠十八年齊威二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乘其敝敗之桂陵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爲逢澤之遇後魏既克邯鄲卽爲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據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馬陵易混故爾其後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二年齊宣十年楚成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於泗上今以此考

（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秦爲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在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上文伐邯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泗上十二諸侯言之本未免說舛也大事記又謂魏爲逢澤之遇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拔邯鄲後稱王則無可疑者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避始皇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縛齊將揚之水注中諸姜）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枝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魏地也蓋趙魏之難也）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一地缺）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卑也補曰掫側侯反）委

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正曰〕聽罪於楚）西說趙（說使人辭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夫夫者天之訛也）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作紂）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爲六國說也）

四國爲一（荊齊燕代見下文〔正曰〕見下也）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

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之以王劍賜之以爲舞時用〔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户以爲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正曰〕無考當從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有國之寶三字）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厲礪同礪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爲妃（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止之身云云鄭陳軫之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

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朱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掊擊之也）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爲鄙蓋鄙之人爲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曾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補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牲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袪豎頭須竊藏二事鄒陽書文公親其讎而强伯諸侯注以爲寺人勃鞮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爲里鳧須即豎頭須也二事皆可通）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也）天下（（補曰）姚注曾作

（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爲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曰咫）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曰然乃（衍可字補曰一本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註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爲陳賈齊策以伐燕爲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

齊宣伐燕而之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畧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爲此發憤故其所稱訛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其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爲齊宣王爲是發憤此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抵高氏而以此爲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歲月名字之差五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妄誣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魏策周最人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監門子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非一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爲陳高不爲無據使誠孟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則非然未知的爲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爲孟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雖之噲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七年當湣王十年書噲子之皆

死韓孟子以爲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即薨次年湣王立宣閔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獨取國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宜事宣王爲之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宜非出高氏豈爲率意繆妄鮑之詆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爲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者之所以愼於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戰國策卷三

戰國策卷四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猶嬰子交子章匡章）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盼齊將）不如易餘糧於宋（易移與之）宋王（辟公〔正曰〕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年此非威王時）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固猶信）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强雖復責之宋可（可責其償）不償因以爲辭攻之亦可（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橈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正曰〕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爲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强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曰不如勿救段干綸（〔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萠）曰勿救則我不利（我我齊）田侯曰何哉對曰（補二字補曰史有對曰二字）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於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正曰〕高注軍屯也愚謂凡言軍于某地者猶言師于某也成列則云陳于某）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與）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曰〕正義云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補〕曰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殊徽幟注通謂旌旗屬）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偵者）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衍之字）之（〔正〕曰有頃之間也句奇下頃間變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補〕曰廢一本作發是既降矣安用廢爲）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焉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棧爲棚以立馬〔正〕曰高注棧棧牀也〔補〕曰章子通國稱不孝孟子以爲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後語馬屎之中）吾使（一本下有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補〕曰後語未敎）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彪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正〕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威王之命）夫爲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即張丑）臣請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疏）乃爲齊見魯君（康公〔正〕曰無考）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

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補曰言其力適均）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選者）必殪（殪死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敗者德之）魯君以爲然乃退師（補曰爲齊楚爲去聲）

成侯鄒忌爲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曰封以下邳號爲成侯）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補曰閈史作閱）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

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爲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正〕曰公孫閈所使者）因令人捕（捕收也）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二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遣之也〔正〕曰史以公孫閈爲鄒忌云玄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爲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舊耳）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正〕曰高注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

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補曰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訛舛）

宣王（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正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必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魏伐韓也謂伐趙者省在歲桂陵之戰與此混而誤爾）韓氏請救於齊田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丏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思臣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忌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爲兩章一爲桓公臣思一爲宣王孫子臏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朝韓魏乎正曰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邯鄲之難及韓齊爲與國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爲齊將（此二年）係梁太子申禽龎涓（魏將）孫子（臏也齊人武之孫爲田忌軍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柰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罷疲同彼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鈌蓋齊險隘〔補曰〕姚云曾先皆作老愚恐上何多於字謂以罷敝老弱守險敵衆而以精兵攻齊下六輕車銳騎者也）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車迹也言其險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鎋擊摩車而相過（鎋舝同車軸耑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縣西北）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鬲平原）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陵〔正曰〕高注雍門齊西門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彪謂臏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問於齊孫子曷爲而有是言必公孫閈成侯讒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爲相田忌爲將田忌走此云代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返）杜赫曰臣請爲留楚（爲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字）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

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補〔補〕〔曰〕當有缺字）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游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人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嬰子恐張丑（齊人〔正曰〕丑又見韓魏燕中山等策）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補〔補〕曰姚云一本有）與（史曰不附）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繒以權救又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此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燕策爲文公時〔正曰〕大事記燕齊交兵必非此地史記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末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齊燕

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傳言自威王時任職）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正曰〕大事記趙用事者也）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爲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補曰〕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縣繫也）然則吾中立（吾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正曰〕割齊燕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爲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徐州郡〔補曰〕孟子注琅邪齊東南境上邑）西有清河（冀州郡〔補曰〕正義云今貝州）北有渤海（幽州郡〔補曰〕正義云今滄州）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爲軌）疾如錐矢（錐銳也〔補曰〕呂氏春秋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補曰〕青州臨淄縣古營丘地城臨淄故云見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北海今青

（州北海是也）七萬戶臣竊度之下（補曰史無下）戶三男子三七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十六簧）鼓瑟（似琴
二十五弦）擊筑（以竹曲五弦之樂）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劉向
別錄蹵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蹹即蹵也補曰王逸云六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蹹史作蹴說文
徒盍反即蹹字）臨淄之途車轂（元作轚正曰轚者擊之訛說文轚車牽相擊也周禮舟車
擊互轂繫傳轚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
書辨者轂擊擊讀亦迫擊）人肩摩連衽成幃（帳屬在旁者）舉袂成幕（袂袖
也）揮汗成雨家敦（補曰史作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

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補曰史此有以字）畏秦者以與秦接
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秦敵強雖勝猶爲失半也）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補曰姚本作故是史同）韓魏
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衞（元作闈補曰姚云至闈一作過衞史作衞）陽
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地陽晉張儀傳劫取衞陽晉注皆不地盖衞地時屬魏也正曰正
義云衞曹濮等州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補曰亢音剛又苦浪反）

（高注任城縣南）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馬不得竝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貌〔正〕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一本作猲恫㾖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高躍（〔補〕曰史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補〕曰一本此有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illegible]實臣固（〔正〕曰策固故通）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補〕曰一本注晁本此下有云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主君（〔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以趙王之詔詔之（詔告也）敬奉社稷以從（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言士難得千里有一猶為竝肩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菹澤生草者水名出漢中〔正〕曰沮澤但言漸濕之地如漢書所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因下文求地名以實之）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補〕曰高注睪黍梁父皆山名）

（罳按皐字或作睪）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山北曰陰）則郄車而載耳（郤郄同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爲類正曰疇類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燧火鑑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補曰兩見字賢遍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爲）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逡㕙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獪也疾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勞敝）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補曰此與蘇代鷸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逡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文毛色成文馬四匹爲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與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正曰〕強注終不通說見下）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補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訛舛）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正曰〕爲魏而說當從舊）

齊宣王見（補曰見賢遍反）顏斶（斶集韻音斶引呂春秋齊有顏斶〔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並使之前已）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趨就也）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埒秦伐齊先徑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鍾鼓之柎）天

下之士皆爲役處（役爲之使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鄰爲鄙郊外曰野亦所處也〔補曰〕鄙五百家）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正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十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元作以之）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補曰〕倨据通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正曰〕削弱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禄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也）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爲故功不立）虗願不至（不求不爲而欲得之虗願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佐也（九官）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見陶淵明曰七臣〔正曰〕雄陶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皐陶垂契）湯有三輔（商書伊虺二相外有誼伯仲咎咎單豈此未詳）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數也）不愧下學（學於臣下）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竝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也）無端者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皆指實德言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邪〔補曰〕疑非字當在歟字上而夫音扶屬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義明）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與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補曰〕自取病謂觸言士貴王賤）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正曰〕細人猶所謂無實德不貴士者也）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爲大牢）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之）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以當肉（晚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肉〔補曰〕當敵也如字）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制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衍而字）而辭去君子（補二字）曰斶知足矣歸眞（補也）反璞則終身不辱（〔正曰〕曰者斶既辭刪又自言也上言太璞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齊人〔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正曰〕使無趨至）寡人請從（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爲先）所好者五（補〔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

受籍（土地人民之籍猶賜屬也）立爲太伯（二伯之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抎之（抎失也春秋傳抎子辱矣）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補曰先君好馬以下說苑以爲淳于髡之言小異）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春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騄耳八駿之一正曰玉篇單言騏爾此二字單言如詩及說文爾雅不一）王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曰一本作逡前本）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子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細縳也正曰增韻縠紋縐紗齊三服官輕綃注今縐下章曳綺縠文章帝省齊冰紈方空縠知齊產善也說文縠細綺恐此注字誤）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所謂不

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愛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繫而彪爲存舍牟而取斗爲牟之言出於斗也正曰王斗造門來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爲高鮑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諺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爲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愛穀之言與魏牟合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牟豈果出於斗乎補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上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斶勸以貴士王斗議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斶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補曰恐是義字）設爲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爲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訾貲同所貲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爲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㮚氏注四升爲豆則鍾凡六斛四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辭也）

管燕（齊人正曰無考新序作燕相）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與漣同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鵞鶩有餘食（鶩舒鳧）下宮糅羅

紈（下宮後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縠（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爲緣（緣衣純）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即此人歟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問饒對亦與此合）

閔王（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正曰此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視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正曰宣王二十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衍使字史言軫爲秦使齊齊問之爲齊見陽）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有貴者不）曰唯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正曰高注祠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主廄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正曰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卮酒（卮器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楚記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爲齊亦持勝之善補曰爲楚爲齊爲公之爲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惠文）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十年又說見後補曰索隱云嬰安諸田之別子十非宣王弟也）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集韻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决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爲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

（也何弱小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王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鼂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本睹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封邑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高注於此止無走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亡無同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自言放肆）則螻蟻得意焉（螻蟻蛄一曰螘大螻得意飫飽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姚本之長〔正曰〕見下）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正曰〕一本君長有齊姚氏奚以薛爲夫齊句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凡也〔正曰〕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計簿書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缺誤姚云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今與靖

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補曰姚云今一作令）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引此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剶貌辯元和姓纂皀弁）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疵病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節而不修細行者呂覽作訾）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補曰孟字嘗邑名在薛旁按詩居常與許卽此嘗也）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集韻剗翦也以翦草為喻而汝也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集韻慊愜也）吾無辭爲之（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族破滅猶爲之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正曰此本高注按田文傳舍幸舍代舍索隱云當上中下三

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舍也）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正曰爲之御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下同）王薨閔（元作宣下同）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得言宣王立也正曰說見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閔王曰子（元作子曰）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

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云過頤卽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卽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高注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旨封之正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太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補曰姚云舞劉本作帶）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

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以生爲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爲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正曰心迹之論未當說見章首條下補曰趣卽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代）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同疲）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以劍刺喻其相伐）秦曾不出力（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天下爲秦相烹（煑也）秦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構孤以臣之正曰諸國勢不得合故曰孤）北面而孤燕趙（絶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

秦此六年正曰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愚嘗按趙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獻書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從國事旁曉暢深切如虎卽貪魚比目引車向舟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如秦見三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之事一人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爲秦相割而秦不出刀爲秦相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之取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戍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此策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戍梁之約或楚之料於是竊信其並爲陳軫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入

秦屈平昭雎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爲魏說諸侯是時國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於楚豈略不爲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可爲入秦之不可止而諸國之賓秦非特爲魏所以爲楚所謂陽擠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說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言當在赧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四年慎靚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爲長蘇秦之約而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用文合韓魏伐秦猶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反覆參合可決其爲軫之不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且年表烕中山在主父死後而世家先一年大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固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畧胡地襲咸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書烕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烕次年遷其君于惡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併也故悉並著其說以俟知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後相時補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相）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

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無大事記從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一本作遣是）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年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補曰按史田齊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威王二十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王從其計敗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朋作綸餘畧同○宣王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之孫子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難韓請救於齊齊王召大臣而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史凡二節與策二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但史爲張丐田臣思策爲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鄒忌始相上距桓公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爲大臣史誤以邯鄲一章亂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宣王二年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年子噲之役凡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王安得棄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宣王時秦魏伐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脗合如此是必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求救於齊之文戾且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丘乎是史亦誤

五百八十四卷

（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囲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王伐燕則引策之文謂秦伐韓楚趙救韓即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雖因子噲之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俾覽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爲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魏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十四年此十三年正曰湣王二年）說（說補補曰此處當有說字）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周親周相比也與論語意異補曰猶傳言相與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曾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有亡形此正曰此取譬之說猶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黽谷入河南漳出南郡）再戰而再勝（絕句正曰誤當以勝秦句下同）秦戰於番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常山有蒲吾）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補曰今河南府黽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漢景帝因崤黽之地以爲縣黽彌盡彌充二反）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是也正曰河之關亦通）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爲博關今按泰山有博亦近齊也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司馬貞云在博州）臨菑即墨（屬膠東國補曰今萊州即墨縣）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地也補曰一本有里字○爲秦之爲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補曰一本此下有聞之字）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張字）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

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補〕曰後語作魏襄王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使事）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音疲勞師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彪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爲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

（雖此爲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歟正曰鮑謂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補曰大事記襄陵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築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哀正曰襄）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正曰此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補曰猶言從親）犀首欲敗（敗其橫事）謂衛君（嗣君）曰（時儀過衛）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值適當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爲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補曰一本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彪謂此一時岌乎殆哉一言一動盡爲機穽豈可與同羣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竦也故其智昭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補曰爲儀之爲如字）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爲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駮）蘇子（元作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補曰字誤下並同）謂薛公（田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此著書者敘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楚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十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爲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敘說〔補曰〕敘說者分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以爲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爲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也以爲新立王則頃襄外無他王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

已楚王曰謹受令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有饒益意）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

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之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馳亟往）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令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

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沒其便楚之跡）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爲王）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因爲之約）（齊〔補曰〕一本固約）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楚邑也）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君因（〔補〕姚云劉作固）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謂不親楚則與楚爲讎以事理言爾于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臆度之辭）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

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以爲懷王死而頃襄立前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秦而喪君有君所以靖國頃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詐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立王耶姑缺所疑○爲之爲交爲武爲譬之爲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瑱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補曰與楚策謂昭魚云云類韓非子淮南子皆有）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元作秦今並從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太山萊蕪原山）有土偶人（偶像人也比土爲之正曰索隱云偶類於人也）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蓋枯本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神荼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辟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枝根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爲人也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爲質以求孟嘗○高誘注荼一本作余）相與語桃梗謂

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爲人（挻拔也拔於土中〔正〕曰挻他鼎反亶也藝文類聚及鼂本作延）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飄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凶不知其所在〔正〕曰如何止是語助）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右〔補〕曰此時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正〕曰代立在薛歸老亦在薛此不可知爲何時）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曰姚云一本有君字）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生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正〕曰按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也〔正〕曰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勿不相礙）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功顛倒躐𨈆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畧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也（隘險）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正曰〕無考下同）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之厚）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如云未嘗不毀之）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彼不害我）董之蘩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賢者容之稱高祖曰爲其無不長者）以吾毀之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補曰〕姚云劉作豈待言也哉是特者待之能得者待之能衍）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爲爲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不及嬴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正曰〕讌即燕）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補曰〕高注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有侵君者（侵凌之也）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濺同集韻水激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轍也）請

擒足下之短（元衍者字）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
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得之）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如恐弗及）勝臂
（元作臂字書無之亦可作殺齊）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
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與猝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
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爲君取矣（求以此爲孟嘗所取）
（正曰爲孟嘗取此人也）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媵之過稱非其嫡也與
下十姒同）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
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

情也其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嗣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
伯孤執皮帛正曰羔乃生贄狐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爲飾宗伯之制恐難引以言此
高注皮鹿皮幣束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三字）遊於衛甚
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
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
賢也）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歃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
此正曰高注壓亦歃也）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爲不肖〔補曰〕若疑者字訛）輒以頸血湔足下衿也（交衽）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正曰〕姚云語劉作謂宜至矣字句）善爲事矣轉禍爲功（彪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爲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爲能强爭强則强矣然亦非義之强也〔補曰〕事亦可醜而論著者以爲美談邪袁盎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言自置木上〔補曰〕錯木據水一句錯舍置也）則不若魚鼈（據猶處下衍處字）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音昧）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壠田埒〔補曰〕銚七遥反與鍬同鎒呼高反說文拔去田草也即薅）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屑與處也）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觀此爲戒）孟嘗君曰善乃弗

逐（彪謂仲連立言士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他國故㊣曰行當去聲）至楚獻象床（象齒爲床）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曰屈平爲左徒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鮑見此故以登徒爲官名未見所據然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補曰戍音恤）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絲髮補曰姚云別本作標）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公孫戍（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皆句作出行五國也）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絶之義小國英傑之士（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重言二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

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催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袁反補曰煖即諼故諼或作喧）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正曰草菜也陳平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居有頃倚柱彈其劒（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鋏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劒把也欲與俱去補曰莊子音義鋏從棱向刃）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補曰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劒（集韻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劒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補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

（反）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太計也小宰要會注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逋財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正曰一本是作事葢因音而訛說閔王[illegible]開是作則事亦此類）憒於憂（憒潰同憒亂也以憂思昏亂）而性懧愚（懧當作懦集韻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自我啓之補曰沈没溺也下沈於義同）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辟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補曰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作起而矯令也合讀起句亦通）矯令（及黥傳注矯託也託言孟嘗之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

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循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補曰〕元本作乃）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補曰〕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王）日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補曰〕姚本今作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王（昭〔正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固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補曰〕徙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彩繪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補曰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綱理也）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郭君時旣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爲微細之詞一說喻草芥也（正曰）介芥通）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彪謂[illegible]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爲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爲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衆況不賢者乎（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正曰）馮公自言無能非眞無能也孟嘗蓋已知之故蜀其者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宁粟爲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爲君爲文足爲之爲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旣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駁（正曰）二十年）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備以殺之爲櫝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illegible]）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爲言（馮驩傳畧同以此策及驩傳考之蓋及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是〔補曰〕字誤）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正曰〕二十六年）見於章華（〔補曰〕姚及一本作華章）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城北門不知是一門非也〔補曰〕括地志齊城東有閭門武鹿章華之門）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之聲〔正曰〕嘆聲）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與猝同）而患之所從往（〔補曰〕一本作生是也）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志本恨之）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元作秦爲猶等〔正曰〕卒也卒成秦之事）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鮑稱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元衍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六年有彪謂此策自爲智則明爲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正曰〕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亦無非詐謀耳〔補曰〕子以爲之爲如字）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辭）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正曰］姚云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補曰］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約鈞字訛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倍背同儐擯同集韻擯棄也［補曰］擯儐古通用策多有後倣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正曰］非衛地史作陽地注濮陽之地）有淮北（淮水之北淮出平氏桐柏［正曰］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自桐柏導之東會泗沂入海）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非部也）有陰平陸（陰屬南陽［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補曰］姚本刑作形）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非實敬之）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爲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儐之非一日之談爲二章可也）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爲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爲結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敵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集韻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遞也言其警急）衛國城割平（言城守割地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補曰二許規反）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愬同）魏王（補曰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辯士之詞猶下稱孝公爲秦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鶩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正曰此據地理志贊及索隱以爲非正義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

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元作滿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莿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隊黃城（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正曰］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爲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隊所別也大事記從上說當考）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illegible]同衆與衆[illegible]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衍也字[illegible]［正曰］姚云衍[illegible]本無此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illegible]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不以兵爲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字）秦楚也（［正曰］齊閔王十一年楚懷二十六年齊與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楚閔王十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正曰】此十一年）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未詳）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補曰】恃謀人以爲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爲急也）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是（元作事【補曰】姚一云劉本作是）以衆強敵（元作適）難

寡也兵必立（【補曰】疑有缺字）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莒蔡是矣）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責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元作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幹也故有變音此言變其初也【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吉堯切火行也○姚及別本此下皆有而不服矣一句文義明白今添）而不服矣（言貨財足也）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

大爲天下先（衍強字〔補曰〕姚云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補曰〕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而亡〔正曰〕策但言有恃）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元作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補曰〕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眞情而寄寓於義以爲名也）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曰〕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閒）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

燕樓煩數縣（樓煩屬鴈門）取其牛馬（此蓋之譖敢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元衍何字）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者）誠欲以霸王（衍也字）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於國）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爲縣（正曰）周禮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五鄙爲縣又禮小曰邑大曰都）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

士令折轅而炊之（轅輈也）殺牛而觴士（觶觶實曰觴蓋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作路寢言財用窘於道路（正曰）止是道路之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爲行者祈）君翳釀（翳華蓋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正曰）亦言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屍未殮也）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痍傷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

戟折（矛酋矛也兵車所建〔補〕曰詩二矛注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戟注見前）鐶鉉絕（鐶刀鐶〔補〕曰鉉姚本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廝析薪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敝故亟治之）舉衝櫓（衝陷陣車亞作轒〔補〕曰城上露屋為櫓戰陣高巢車亦為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家雜總（全家並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數數月）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子）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補〕曰說見前及燕策）何也不

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曰事下或有缺字）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持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中補曰柄皮曰鵠）非咎罪於人也（補曰姚云咎一作柩劉作咎按呂春秋亦有柩非罪於先生之語）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補曰一云劉作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補曰事下當有也字）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注乃劒矛戟矢正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五兵注弓矢殳矛戈戟司兵五兵注戈殳戟夷矛酋矛穀梁注矛戟鉞楯弓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

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闊也日雖闊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此注亦作敗釋矣章末字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正曰將若闔閭之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臥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

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補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正曰宿留也猶宿諾）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也）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士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正曰）

（說見前）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墻）爲戰具竟（補曰即上文境守也堞中爲戰具境內爲守備）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illegible]服飾[illegible]）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正曰丹柱猶衣之也）建九斿（旗旒）從七星之旟（鳥隼爲旟又繪星焉正曰按考工記鄭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鳥隼爲旟州里所建弧斿枉矢畫枉矢此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枉矢恐即招搖注所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旟此言七星之旟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

（爲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歟）而不以德魏王故（衍故字〔補〕〔曰〕姚云一本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補曰〕見上）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騑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爲人主怨其一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鼓倡樂之一云說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其〔曰〕蘇秦佯爲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蘇代繼之賈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一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一云云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每章首二字者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挫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

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雜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劇姑衛反分扶問反鵠工毒反射食亦反爲人爲韓爲殺之爲王天下之王並去聲

齊負郭之民（負猶背）有孤狐咺者（補曰孤狐咺孤因狐字誤衍大事記去之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郎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斮斬也檀衢蓋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猶宗室云）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爲景公將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正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郤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爲景公時）爲政者也（殺之）

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羊之後）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史不書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將而應之（後起爲應）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間（屬千乘）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泰山補曰禮檀弓注今泰山縣）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淖齒曰天雨血

露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里也）太子（名法章是爲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溉灌注）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正曰〕姚本作太史氏女無后字後策正云太史氏）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刼（紿敗也刼燕將代樂毅者殺傳言田單設詐敗燕軍）遂以復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襄王卽位立（補〔補曰〕位下有缺字）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補曰〕甬音預爲溉之爲去聲）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衍閔字）閔（〔正曰〕追書之辭）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肩）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今循習作徒案反說文裼也露臂）

襄王（閔王子元年愼靚王三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

破燕殺騎刼初燕將（史亦不名）攻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正〕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人或讒之（〔補〕曰姚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讒之十一字則知此章首有誤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補）書約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倍背同）勇士不怯（〔補〕曰史記作却）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史云時不再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荊州郡時屬齊〔補〕曰索隱云南陽即齊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補〕曰平陸見前）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補〕曰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

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爲此時則自騎刧敗死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正曰〕說見章末詳之）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補曰〕一本以敝聊）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捍也）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圉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正曰〕漢書鄒陽傳攘袂顏云猶今人言捋臂按攘臂字見孟子即此義）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藉口〔正曰〕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矯國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棄）東游於齊乎（[illegible]）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正曰〕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朱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世世稱寡（補曰一本稱孤寡）與齊久處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也（補曰此下無歷數之詞處下一字從刪）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爲困）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補曰一本云并三行作棄）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正曰遭遇字句謂曹沫忍恥而與魯君計以爲遭遇也史無此句則尤明）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正曰說見上）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

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言天壤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元作到讀）而去（韣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大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惟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二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刧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饞之十一字亦[illegible][illegible]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二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齊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

（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戰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陵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并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觀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居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筆之舛誤殽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㨿其言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眞文忠公反據鮑氏爲斷而評魯連之說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同）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

（悉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人〔補〕曰姚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絶無下字元和姓纂引策作貫珠人姓名）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乞穀猶

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之敗燕所謂威震主者然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圖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爲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人者又能免其身不然王懼其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北海東安平正義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酅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之弟盜跖〔正曰〕此莊生寓言堯跖時不相及蒯通之言出於此）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

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元作由）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腨噬陷也〔正〕曰噬齧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曰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也）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言勃據單勢〔正〕曰言單據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補〕曰通鑑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謂反畔）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之人）其志欲有爲也（爲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正〕曰袒即裼也去上衣曰裼）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

（補曰本王觴賜諸前惡恐賜乃觴之訛）酒酣（酣酒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闢開也）民人之治（補曰姚云曾本作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謂騎刼）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補曰春秋後語云闔或作合）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木閣棧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曰與前連舉不同）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

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州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爲掖不全或不夜省不〔補曰〕括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夜爲名○使者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爲大將）攻狄（狄北胡〔正曰〕史田儋狄人徐廣注今樂安臨淄縣正義云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城）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器）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補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今[illegible]叶去其反盧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爲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刺土器）爲士卒倡曰（倡道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補曰〕姚氏云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若叶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

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言出於此○夜說苑作掖澠音黽枹音孚○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又拔之次年單爲相孝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援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爲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爲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後唯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並備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八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秦客卿竈暨楚仍歲攻剛壽以單之在齊而喪地被兵不聞其出戰而克敵也而一爲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讒齊襄雖爲之殺讒者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單之懼禍特怯而自晦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單爲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爲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不忍背宗國以爲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爲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爲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八年（正）曰文以襄王五年中立爲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從事也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秦昭九年鮑見宗有薛地百里之文遂以爲文中立爲諸侯時誤矣）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君不如（元作以）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設疑之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爲秦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爲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賢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以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韻刎斷也）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己之志曉告孟嘗）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若美其不可侵辱）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彪謂公相）

（孫所陳亦士之一粲爾自曹沬刼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屈柴若世之御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雍門子（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爲稱）養椒亦（養亦公養之養椒姓亦名雍門子之所養）陽得子養（此下脫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竝未詳）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陽得）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盡於交游之道）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當作騏驥）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絹也紵枲屬）（細者）食粱肉（粱米名本草注青粱粟類）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年）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交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燕）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燕齊）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趣也務事也）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齊記有云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伐周韓）周韓爲割（割地與趙魏）韓却周害也（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元作割）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今齊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令就令也入言應之果）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補）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爲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殺鄙代將進兵秦軍解去）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

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鄗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衍欲字）與秦壤界（壤土境界也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鄗郢矣覆（元作福）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且猶幾）今又刦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其交）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猶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illegible]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曰三策大槩略同謂三晉諸國爲齊之屏蔽相依爲脣齒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二章謂三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初策攻長平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皇十八年滅韓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計中久矣長平之戰當王建五年滅韓當三十五年三十餘年間士之爲齊謀者其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其及於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補曰未發其封）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故當作惡讀如烏）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正曰路史云沂之承音懲有鍾離城乃昔吳會處成十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曰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於此吳滅之補曰鍾離姓也非地漢有鍾離昧蓋以地氏者）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illegible]也職業）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華一作葉補曰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又見魏策）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集韻撤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爲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南皆以所居爲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淄之長山正曰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合恐即此人也趙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用事實孝成之世其在惠文時則仲子猶相及）尚存乎是其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虒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謬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爲亦無察乎正曰閔王而不及后必非君王后王建時鮑因策言謂后爲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之使如字塡宅典宅匍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均直也）太史敫女（敫音躍補曰徐廣云一音皦）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出亡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衍一四字）四十有餘年不受兵（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爲秦滅補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襄之時不逮始皇也）嘗遺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

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變詐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彪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救利不能回其斯人乎正曰策云若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齊多智爲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止始既不足言后賢信秦之謀不勸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又疑可爲謀本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下同）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

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陝西弘農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正曰謂其棄王而爲臣也）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正曰上章謂齊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又陳爲齊姓故云然不可考）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僞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補曰衛州共城縣）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乃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爲先乎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爾史謂建聽姦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彪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爲先烏覩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新建李克家校正

戰國策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五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補曰〕請守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宋許之子象（楚人）爲楚謂宋（〔補〕〔補曰〕姚本有此字）王（公剔成〔正曰〕剔成未嘗稱王此偃也與懷襄相接）曰楚以緩失宋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怒〔補曰〕將法齊之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未已齊戰勝楚勢必危宋言齊強必併宋）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補曰〕大事記昭奚恤為相附宣王十五年謂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鄲在此年拔邯鄲齊敗魏在次年）昭奚恤謂楚王曰王（元作里〔補曰〕姚本作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為強）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如與魏共攻之）害必深矣（趙之害）何以兩敝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補曰〕一本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正曰〕姚云有劉作知患按見有二字恐殽舛上下文可證）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兵少故）楚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進有睢陵梁國有濊陽南臨濊水〔補曰〕大事記取濊陽作睢陽濊呼外烏外反）

江乙爲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語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正曰〕據居魏語以爲魏人未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刼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爲敵國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爲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補曰姚云一本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正〕曰謂使我疑慮賢者爲疑詞以兩傾之也）

江尹（乙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山陽屬魏知爲魏人〔正〕曰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洊脊）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以爲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以山陽君故〔補〕曰疑即山陽君）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閒（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爲其泄外謂魏也）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正〕曰奴弔反）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此言邯鄲事在乙居魏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補曰〕姚云曾亦作巳）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讒口之資耳〔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進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訛彼以爲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正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則以爲女子）曰君無咫尺之功（元作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正曰〕撫猶傴也委曲也〔補曰〕衽衣衿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色（言謬以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卒英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補曰〕姚本作嬖女又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敝字）（無嬖眞諸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于此）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乙辭〔補曰〕姚云柰何下曾有江乙曰字）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雲在江北今潛江[illegible]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駟千乘（〔補曰〕結連也四馬曰駟）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嗥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補曰〕一角重千斤）有狂兕𨁈（元作牂）車（集韻𨁈音詳趨行也若牂則羊耳〔補曰〕字書有牂字茲郎反又戕與牂通栈也）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補曰〕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云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殪青兕文頗與此合）王抽旃旄（旃曲柄旗旄幢也〔補曰〕爾雅旄牛尾著竿頭）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出則陪

乘（陪乘也此言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蓐爲蓐以辟三物蓐陳草也【補曰】姚云試錢劉會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爲王先用螻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試黃泉驅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爲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客因請（元作謂下同）之（【補曰】依姚本則此上訛一字此下缺一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以探其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姚云劉會作誥）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補曰】如猶而）

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

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乘書鈔作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此在連横儀入秦後當爲七或八年〔正曰〕大事在威七年）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今武陵巫郡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車徹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補曰〕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即此正義云夏水名在荊州江陵縣一本標盧藏用注後語云屈原離騷過夏口而西浮盖是山也）海陽（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正曰〕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劉氏云楚之東）南有洞庭（〔補曰〕洞庭在今巴陵）蒼梧（交州郡〔正曰〕正義云蒼梧山在道州南接此乃楚粵窮邊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大事記亦謂即陘山也）郇陽（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正曰〕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索隱云郇音荀郇陽當汝南頴川之界當是新陽聲近字變爾汝南有新陽縣在新水之陽徐說蓋踈）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補曰〕一本與大王）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部）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

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補曰鄢郢見前）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委直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正曰〕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同）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從稱從命者也補曰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亦有（補曰姚本有此字）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誰）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鬬穀於菟）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

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楙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爲材）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恢大也集韻揜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四封不廉（封封城廉猶禮六廉言無事故不察治正曰廉隅之廉謂四竟完固不見廉隅也補曰一本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補曰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溝間千畝畛爲阡）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注楚邀）兩軍（衲補曰姚本有御字）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子作予）楚國亡之日（元作月補曰姚云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擊也正曰若發語辭扑普卜反）若捽一人（捽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可以厲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書正曰左傳稱舉之戰楚大夫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句卑剄而裹之司馬戌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應麟謂鮑失考）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連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定四年以爲申包胥補曰棼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棼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蚡古本作粉音憤亦符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反）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兵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崢嶸之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日而薄秦王（襄王）之朝雀立不轉（雀立踊也）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狂殫氣絕也〔正曰〕詩瘨我注病也非癲狂之瘨）旄不知人（旄眊同無目也〔正曰〕旄眊耄字通並昏也）秦王聞而走之（走去音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它人）楚使（去音）新造盩（楚官〔正曰〕鮑身秦官存上造大良造遂爲此謬說按字書盩張留反引擊也山曲曰盩此無義盩音戾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此字譌造盩譌紛言始構難今降戾之云文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元作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嬀山東蓋齊楚壤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是大遂也盖聞一說在彼一在此〔補曰〕子滿左傳子蒲云在稷與沂注楚地當考夫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鬭於宮唐之上（結猶交宮唐豈高唐邪）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離局者〔正曰〕姚本雞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典以逃）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補曰〕五官見齊策）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牲牢）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餘當作余）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漢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循楚難注引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苟利社稷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磨字說見秦策）至今無冒（冒謂犯法〔正曰〕一本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低貌〔補曰〕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馮之據而後能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一本標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而後帶淵墻而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一國有饑色餓人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

不避（補曰姚云一作䟫而）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矢）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正曰詩注無此三字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爲己資藉）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補曰此下有缺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補曰爲主死易止千數下句同如此則意明）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此策本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楚（補）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鯉）爲有陰於秦魏也（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之疑）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

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恥之桓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二年〔正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爲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鮑策所謂齊反趙魏者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正曰〕楚句）王曰然則柰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正曰〕無考一本大作太）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正曰〕注缺惠王子）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齊強不可使益強〔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一九作悉圖）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使惠施（魏相）之楚楚將入之秦（納施於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

爲伐秦者楚也（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正曰〕凡爲伐秦者楚也指爲從長而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補曰〕魏云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元作將）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正曰〕襄）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閱之折減損也食列反）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猶屈）子何以救之（救其折）東有越累（元作纍此言越有傷楚之心越近楚故）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赫此言蓋兩忠楚魏〔正曰〕赫陳楚陰請秦之謀以誑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爲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補曰〕爲子之爲去聲）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補曰〕冷平聲冷倫氏之後）謂陳軫曰秦王（惠）必外向（言合他國不一於楚）楚之齊者（與齊善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不屈）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強秦而

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也向請爲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褎（美人（補曰）袖褎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正曰）彼此前後不可考疑此爲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圓者）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墨言其髮（正曰）墨別本作黛畫眉墨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補曰）此當有見字）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飼馬）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林賦酒中樂酣注飲酒半酣半醒也中直衆反）再拜而請曰非有

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昵者〔補〕曰便習猶便嬖便毗連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釋猶置）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儀自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褎爲二人蘇氏止爲鄭袖一人〇爲了之爲去聲）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翫字〔正〕曰一本無）麗好翫（人之可好可翫者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習音所謂權也以從愛女〔正〕曰習於音聲者）以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以邑爲女湯沐之具）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絶句）秦女資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必（補〔補曰〕此下疑有缺字）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

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褏曰願委之於公爲之柰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爲王）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補曰〕史楚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褏褏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正曰〕姚本自爲一章今從之）恐其敗已也（〔補曰〕姚云敗一作歎）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事者）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正曰〕怒秦句）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爲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記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爲小人之戒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吁豈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鄭褏之言而出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詐尚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死

（弄於儀掌股之上召寇衄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恃以爲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怜之計其愚闇强復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在鄭袖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補曰〕姚及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以爲固（被寢衣也喻其巨延）虎賁之士百餘萬（漢有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正曰〕牧誓注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華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補曰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正曰〕史記已作常漢時傳寫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齊等也）其勢不兩利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補曰〕後語作上黨也）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

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眉貧切屬蜀都瀕氏道郎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正曰〕舫甫望反）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本雖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正曰〕徐廣云魚復有捍水捍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不書）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猶故〔正曰〕陳古陣字姚云曾作陣）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戍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

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呑天下之心也（〔補曰〕攻大郎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本無謀字）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劉向所易也〔正曰〕說見前）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諸本有此四字鮑本無今依諸本增）與秦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補曰〕姚云一本作闕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二邑已必拒之則羽不通故楚可以此時舉宋〔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

（而得賊今儀言如此盖借事爲說破從親也）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帚糞也以洒掃之役自居 補曰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書國書非此書將迎之際必有風焉不敢當立敢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

寡人年幼（言其爲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綫置米其上以飼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夜光之璧（鄒陽曰魏文侯歸白圭夜光之璧）於秦王（傳在諸國之先 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事秦故楚赦儀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至惠王薨而約亦解○爲秦兩爲大之爲去聲挑上聲）

張儀相秦（復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爲秦謀去楚謀）

（臣也）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故至是許復之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雎盖畔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人者也韓求相工陳籍（周策陳作師末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補曰〕姚云一本有曰字）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爲攻於魏（爲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絶其交（交謂與國）内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内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絶（〔補曰〕姚本疊齊交不絶四字）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爲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

逐張儀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收補繫之也雎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爲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頓異恐有差誤）桓臧（楚人）爲雎謂楚王曰從（元作横）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爲王所貴）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重之）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困謂見逐於秦）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補曰姚云一本復有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復其職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

救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毛三本同作韓恐留明此義長）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爲秦相魏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相結）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元作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爲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爲王不取惠施爲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且宋王（君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施）天下莫

不知也今爲事之故（今爲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施是爲儀之讎而棄儀也）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邪（誠有意爲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補〕曰一本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爲之爲如字）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正〕曰當是惠）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儀言已爲楚因以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聞其爲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策有同）

魏王（哀〔正〕曰無考）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襃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襃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襃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爲此惡鼻故正）

（曰爲如字）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補曰〕雖惡之惡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褎則后死久矣〔正曰〕無據使眞爲懷王鄭褎必不待視珥所在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補曰〕一本立作於）然則（說者辭）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疑即淖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蓋自秦來）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爲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明懼見輕爲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人）公不聞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補曰〕姚云一本齒下有困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富摯能（有梓能）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補曰〕謂兩强俱斃若

（齒之相摩以齵盡也）諺曰（傳言曰諺）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車則下）見杖起之（在坐則起補曰下音戶起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知不善不正方當爲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盡以富摯能爲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從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敝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子老萊子同時孔叢子所記舛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後下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屬補曰黠慧也慧者儇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不趨網）至數獵者知其詐（補曰數音朔）僞舉網而進之（僞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後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朋正曰說見秦韓等策）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拒同）秦

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雖戰勝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正〕曰令天下謂以相敝令於天下使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正〕曰秦惡與楚相敝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人）出周（鮑周也〔正〕曰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人名有誤字故大事記止云城渾南遊於楚）二（元作三〔補〕曰一字恐有誤）三人偶行（偶耦同二人曰耦兩也此蓋一人先二人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漢北海河南皆有此屬楚蓋河南密也〔正〕曰僖作莊誤新城說見楚策下章言新城陽人陽人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城渾說其令曰（〔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趙策受馮亭上黨亦云千戶封縣令令楚亦有此稱變古者非特秦矣）鄭魏者楚之耎國（集韻耎弱也〔補〕曰而兗反）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正〕曰故梁在汝州西南說見齊策此云上梁非是）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圍（元作圉）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

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況于五百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稽〔正〕曰策語難曉法強解尤甚）故（衍楚字）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主猶守也爲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正〕曰大事記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欲說楚王大意）新城公（楚縣尹稱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書作成〔補〕曰當作城從改文）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襄十二年）

（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以爭國（〔補〕曰公叔主公仲主幾瑟析伯嬰說[illegible]韓策）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注南陽縣有陽[illegible]聚〔補〕曰正義引括地志[illegible]陽人在汝州葉縣西）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不勝公叔）幸（元作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語同）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補〕曰一本作且與）之五大夫

（楚宮）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元作得〔補曰〕姚云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不賞其善如不有之）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補曰〕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懽秦蜀甘茂在楚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云云）（環史作蜎）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補曰〕姚云一作知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illegible]）（[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補曰〕史作召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而納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晉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頼〔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爲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巳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大也〔正曰〕鉅詎通）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

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補〕曰史作向壽）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眞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秦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末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竟不得入卒於魏）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相之）公子勁也（秦人）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故〔正〕曰俱無考）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楚爲齊請如其使者禮行人使適四方）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貿言欲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相魏故）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此二十九年大子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取猶收猶悅）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是與地秦收所効必悅二人也王曰景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楚弱而勸秦收所効之地恐非）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景翠賂齊楚必怨翠）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復爲秦收地矣）

秦恐（以齊楚合故）必不求地（不收所効）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正曰戰國之時秦之割地希矣惟赧王十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者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雖言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豈不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入秦爲解則秦恐或必不求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當作齊謂重賂二人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地說亦通

術視（秦人）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屬平原正曰恐非）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宛尹）曰王欲昭雎之乘秦（王楚王乘猶陵）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爲公令芊（元作辛）戎謂王（戎楚人貴於秦如以私告楚王者）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畏秦）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補曰宜復有背盟）

（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鮑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爲之動所以卒并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補曰隘從阸音下同）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報之言正曰送致命令如質躬使人致命懷王）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云曾本圈去王身止獨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正曰怫音拂當與孟子艴然之艴同義怒變色也）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

地（典猶職主猶守）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率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對故言下也）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蹙也蓋東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國愼子能兼用之其最優乎方之晉五臣其異此歟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

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至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詐敢行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忠王而走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于田文而語文以九可文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與襄之辭於齊齊臨之以割地雖不與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然不知出此而較計於大小之間抑末矣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爲之索救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當絕尚忍乞哀而求援哉鯉罪特甚也愼子不知擇其是非決以大義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臨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讎國之口而四人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曰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爲身之爲去聲）

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客秦如栖）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此蓋其喪歸〔正〕曰此謀變之言）太子南（自齊歸楚爲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入言其歸之之深〔正〕曰使太子得入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也）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與兵攻故地此恐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此即子良之策蓋與署也）秦王（昭）聞之懼令芊（元作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正〕曰韓非子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

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荊王赦之以不能荅之也於荅是也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死者乎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共以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悖哉（補）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悖乎楚王[illegible]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淖齒之亂事（補（補曰）姚云一本添讐字）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秦人）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納涓）必受固是楚（補（補曰）二本此有王字）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補）曰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淳齊而薄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謾固於齊（謾欺也以

（消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爲欺己）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補曰一本有攻字）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曰從舊可）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爲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又悖亂也）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此二十二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元作城）陽（流奔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城陽乃齊也補曰史東北保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騶車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蟲一名桑根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

蜓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鈆）膠絲（飴米蘗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擊之〔正曰〕顏師古急就章注以蘗消米取汁而煎之渜弱者爲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皆以黏也〔補曰〕一本標膠或作繆言糾繆纏繞也）加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爲螻蟻食也（〔補曰〕姚本此有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啄也蓋以豕喙〔補曰〕一本噣作囑）仰棲茂樹鼓翅奮翼（翅強羽）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補曰〕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以爲饌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鵠鴻也〔正曰〕水鳥也）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元作鰺）鯉（字書無鰺字）仰齧蔆衡（衡香草〔正曰〕周禮蔆芡蔆䔖菱字通凡將篇蔆從遴今俗書作菱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即荇接余水草也）以奮其六翮（翮羽本）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元作磻）盧（字書無磻字碆與磻聲近集韻碆可爲鏃盧玈同黑弓也〔正曰〕下文磻即碆此不當復有弣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訛）治其矰（元作繒）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補曰〕繳音灼也）將加己乎百仞

之上被礛（元作礛）磻（無礛字集韻礛利也磻以石著維繳也〔正曰〕廣韻礛力甘切治玉之石）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以繫矢從高集韻抎下也如折然〔補曰〕磻補左補何二反抎羽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鼐鼎絕大者也）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元作聖下同）侯之事（春秋及史無聖侯〔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因是以南游乎高陂（陂阪也〔正曰〕池也此引說文上一句）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茹飲馬也故與吐反〔正曰〕姚云後語飲茹溪之疏注云茹如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元作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illegible]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illegible]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江夏有鄳即魏策鄳隘之塞〔補曰〕秉本韓鮑改作魏故云然燕策亦有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戌謂子常直轅冥阸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鄳阸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鄳縣之阸塞又云石城山楚毋家赤鄳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陽鄍城初不

（與楚梱涉何遽忘前說也大事記作鍾山縣按唐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陽軍也黽鄳字同謨勇反隘當從阨音）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爲無事此策爲有力焉〔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慄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鄢陵新序作新安○大事記頃襄既失郢都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爲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齊韓魏共伐燕（燕惠十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正曰〕策有宋蓋宋未滅將豈得攻楚爲齊）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爲將史同〔補曰〕世家景陽救楚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年猶相及唐裴行儉討突厥徙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壘）已植表（如華表以別所舍）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用其衆因以示神）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雝雍同屬陳留）取之以與宋（宋時巳爲齊未曉）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

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作軍通作見）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策正曰以救燕故在燕補曰雖及通使之使去聲）

考烈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五十三年己亥）

唐雎（元作且從秦策）見春申君（黃歇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言雖險不避）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諸吳人刺王子慶忌者言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而天下爲勇（補曰爲當作謂）西施衣褐（褐粗衣補曰說文編枲韤一曰粗衣詩國風孟子書禹貢傳注並云毛布）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元作能爲）者（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梟鳥形者）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補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所謂北亳河東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云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徙西亳）武王以鎬（元作鄗屬京兆）皆不過百里

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補曰荀作孫避宣帝諱也）君藉之以百里之（補）勢（時爲蘭陵令）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補曰癘癩也劉辰翁曰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不知非正用孫語也）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補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其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斷以禁之）故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

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補曰〕癰委勇切胞當披交切）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補曰〕賦曰以下即佹詩文小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褘衣與絲（禮后服褘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補曰〕荀子作閭娵[illegible]云梁王魏嬰之美女楚辭注云奢或作都故以爲鄭之美人）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嫫母醜婦也〔正曰〕醜婦人補注云黃帝妻）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衆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爲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則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爲福撥亂反正不難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昭如是者必有患禍彪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傳謂當從策也詩作馬本言人誰不欲朝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畏天而自取禍也）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穰侯也宣太后弟子男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二十一年）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踐奄之踐）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景陽救楚軍亢竹[illegible]燕之役君[illegible]）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若聽其道魏）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爲所可聽謂信者）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謂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十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遂爲從長）夫因詘爲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伸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其未著）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也）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承也不專一於致死不專一於求生者不足以承載大名）無所寇艾（寇外兵艾已所懲創〔正曰〕寇猶賊害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橫行於世）不足以橫世（橫言其[illegible]之敵）夫秦捐德絕

命之曰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集韻嚂[illegible]也言聲詭所利之事）利機（〔正曰〕嚂力暫切食貌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然意多未詳）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正曰〕鮑見策云趙使故云爾無據）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補曰〕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爲齊宣王軍師世遠非是）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

之下（京高也〔正曰〕或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有隱痛於身猶孽〔正曰〕徐錯曰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孽也女没廢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文子薛爲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取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乎）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本未忘）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補曰〕姚及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長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故瘡隕也（以瘡痛而隊）

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補曰〕姚云問一作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戚（元作憱）焉（字書無憱字戚踖驚貌〔正曰〕蹴不安貌蹴踖之蹴非蹙）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

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正曰】著其名字於賓客之籍）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謂可服乘之時）服鹽（元作檻）車（服在車前）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展皆用力故然）尾湛胕潰（湛沈同汗多故然胕當作趺與膚同亦汗出於膚如潰）漉汁灑地（滲漉之汁【正曰】下有汗字汁與汗對汁言其重者）白汗交流（白汗不緣暑而汗也【正曰】白言其色）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貌【正曰】姚本中阪）負轅而不能上（負所載也轅言步蹇【正曰】負在背姚本作負轅是）伯樂遭之（【補曰】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冪覆也）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補曰】此聲字宜衍）者何也（問其聲何以然）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也界也）堀穴窮巷（堀窟也以窮巷爲窟穴）沈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濁溽也）君獨無意湔祓僕（湔手浣也祓去惡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磬已之屈梁南梁虎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沈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屈於梁疑明嘗困於梁者○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古史云楚幽王悍卒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襲殺猶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所期日）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詭言王遣）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立後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四封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爲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見韓策觀鞅章鮑移在魏作魏鞅）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正曰〕朱子解易無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也（謂攝）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王議（據言不移議欲殺春申也）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王亦有兩稱皆通者）

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胸殺之（〔補曰〕剸玉篇作剸尺庸反刺也爲君之爲去聲）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楚字）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詭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爲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補曰〕篇章末並敘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毋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瀆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詐窮垂戾併於一時也歟）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暗於事也使萬有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已優乎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如不可則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爲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爲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言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將臣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正曰〕凡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秘人豈知之英之事歟又淺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

（之義豈其然乎〔補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爲令尹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爲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可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爲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圉禦同）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元在韓策〔正曰〕爲韓使楚以在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爲列圉寇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爲韓之爲去聲）

凡五十六章（〔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爲一章今別爲二）

新建李克家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六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趙（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補曰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也好利而鷙（擊殺鳥也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補曰姚云復劉作復韓子作鷙鳥復）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補曰狃習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蔡非趙地皐狼屬西河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踈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補曰一本作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廪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蘩醜秋爲蒿苫蓋也楚荊也以是爲墻廧墻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箘音窘簬即簵見禹貢）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麁中而少親（麁麤粗同疏也正曰粗厲少仁愛）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日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補曰晉語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轅門之外（以車爲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

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曰恐缺韓字）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論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曰姚本有軍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虎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求灌晉陽城之不沈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矣夫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爲哉智伯惟溺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補曰郄刺黎反孫本作郗說文作絺姚本注元和姓纂郄已姓晉陽氏之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一本作夫夫當屬下句）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猶而）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補〕曰姚云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懈同）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趍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趍疾（視端畏之趍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若天奪其魄者至以諫臣之言質人以久大非狂民昏醉孰肯自求其亡哉）

張孟談旣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大史公避父諱也〇一本廟作廣是）發五霸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下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約者自斷之辭）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補〕曰一本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

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補曰姚云劉改乎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之權均之（補曰外紀之作而）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爲國用）何如對曰死僇（僇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孟談自謂也行之者許之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燕（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正曰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義頓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爲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復來（衍孰字今刪復來二字元誤在上今作而今諸侯復

（來句欽順）謀我（〔補〕曰孰爲我謀）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爲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授談之吏以爲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正〕曰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荊讓乃其孫義烈有自來矣）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

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補〕曰史漆其頭說苑異曰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爲飲器索隱云按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爲飲器裴氏引韋昭云椑榼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漆智伯頭以爲飲器故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修其容色〔補〕曰司馬子長用此語死作用）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鋝同集韻寻鏄謂之鋝刃施刃其端）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

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補曰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讓以漆塗身令若癩厲癩聲近假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補曰史作行）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恐有若字）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過橋下（補曰本伏所當過）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補曰姚本有此字）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爲國士所爲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補曰〕故固通）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illegible]）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刺客傳有處謂襄子豫子皆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爲臣使他人爲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爲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善善爲筆者歟〔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非而刪之歟）

列侯（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音疲）罷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肅侯（成侯子元年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妒嫉賢也正曰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弃疏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害言其方）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屛左右白言所以異（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

（兩端指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正曰〕下文封侯之類）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氊裘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補曰〕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辭）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同華等地即此西河之外也）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并州〔正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正曰〕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赧王十一年韓使討息以枳道易鹿於魏水經注年表赧王三十六年秦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軹也軹枳通策又作厎蘇秦傳亦云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又云我下軹道南陽封冀亦指此其言秦者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灞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處也蘇代云楚得枳而國亡則巴郡之枳也）則南陽動（修武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補曰〕正義云番音婆又音蒲音盤徐廣云常山蒲吾縣誤常山河漳清河見前）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虞時正曰此說士無據之辭且舜本帝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爾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今曰云云豈足信哉校乘書舜無立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聚本善注義引韓子云云皆此類）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補曰一本復有秦字姚同）破必矣今（補曰一本今見破於秦西面云云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曰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補曰史有臺榭一本無笙琴字）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一作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爲子午道詳此則午

（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并所通者因秦也正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從一橫爲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漳博關（補曰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無異義今竝從前作儐正曰說已見前）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鮑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儐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嚮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爲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然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補曰璧純並見秦策）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蓋柢柱〔正〕曰無考）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侶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補〕曰故固通）吾所苦夫鐵銛（元作鉆下同）然自入（銛言鐵之利若銛則鐵鉗也義不合此）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爲人〔正〕曰難通其義未詳也）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元作謂〔補〕曰錢劉作爲）臣爲鐵銛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子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言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讎之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燕所謂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憎其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樂毅傳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毅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爲秦連横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補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糾察之任也秦益重矣）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東字）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飾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之說大言之也）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忿）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宣）君有敝（元作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補曰〕說見楚策）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敺驅同）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趣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所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横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横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正曰鮑指公子成王孫緤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元和姓纂引策云肥義趙賢人）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補曰〕姚云曾本利下有乎字）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委）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曰〕姚云一本靜下無而字）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云卒盡也愚謂猶言沒世）敵弱者（與弱爲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補曰正義云胡服今時服廢除裘褎也○姚云曾本改矣字作柰何）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爲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正曰）舞羽非爲服苗苗格非因舞羽舜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補曰）姚本作地史同依服字則句）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正曰）信如字言必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補曰）姚云曾本改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事成功立

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補曰叔字疑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補曰索隱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補曰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臂亦文身謂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謂右袒眞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爲複恐後說是錯或袒字訛姚云劉無錯臂字一作扦面吳世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劭語本說苑被字姚云三本作被史作翦）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粤補曰漢東甌閩

中（地輿地志交趾周爲駱越秦爲西甌索隱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文選三越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即閩越駱越甌人即南越也）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爲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補曰）秫即鉥字通借時橘反縫大許反）大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異異俗）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安平涇水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趙邊邑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西境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圖

（元作其）黎胡樓煩秦韓之邊（言黎錯居其邊地正曰黎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樓上文則黎當作東字訛）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纍同）引水圍鄗（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補曰一本聞作問與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元作修補曰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著方氏說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

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爲）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

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賊謂輕國）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反）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

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禮施於世〔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魯魯古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正〕曰趙造言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故此舉其言而詰之按索隱云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辟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敗易不逆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季札大夫種之屬哉今欲略改云方俗僻陋刪處山谷三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按下文爲是）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

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虎謂胡地隅）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二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聽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

王立周紹爲傳曰寡人始行（補曰去聲）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言有危苦之持正曰危高峻也）忠可以寫意（寫猶言）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諺（元作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言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正曰上言勇智爲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爲義之經指傳言循計議之事雖有過失而無累訪議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又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

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爲威嚴所移）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皆趙造語）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傅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厭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正曰醜言惡事也學言誦習也謂厚愛教之毋使見惡事以行義道之毋沈溺困苦於誦習之末也武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紹之論立傅爾方務胡服騎射宜以誦習爲溺苦也秦異人不習於誦而王罷之當時氣習是焚書之禍兆矣）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謨）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劍正曰史記匈奴傳黃金貝帶音義云侍中大帶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此以貝作具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未詳蓋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注鵕鸃

（讀曰私鈚頭三字與此小異（正曰）漢書黃金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延篤說同大事記引又謂師比史記胥紕師犀胥一也）以傳王子（補曰大事記書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解題云惠后吳娃也娃方死憐其子而將立之廢長立少之意已見於此而其論傅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論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服後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讙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諂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正曰親身犯之也）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前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吏不用侵辱教（吏猶更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正曰）更改也侵辱教刑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令善也（補曰）施以豉反更居行反）

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爲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正曰）固故通）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

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杜摯語俗作法）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爲俗所視）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補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交猶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爲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正曰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正曰無據而繆）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

地千里（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于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插貂尾爲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漢官儀又名鵕鸃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一本標春秋後語云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武宮乃召肥義與議天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略中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處女十九年大朝信武宮召肥義議事略中山至房子之代地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姑記以俟

續闕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三十五年明豈昧之訛邪）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章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禽）趙宋（楚與二國合）齊之和卒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郝客〔正曰〕無據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卩相緩）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爲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郝）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人樓緩來相秦數不利乃使仇液云云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補曰〕明下疑有脫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補曰〕有者善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正曰〕音疲）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孰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補曰〕姚云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補曰〕復扶又反）已五年矣（先是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穰）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穰二十年秦

（昭云然此二十七年）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巳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巳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補曰一本作兔下同）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正曰姚云安作案）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釁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據於趙愚以攘即移字訛當作移於於鮑本說是補曰姚注引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將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呂氏春秋異寶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爲語助或方言耳）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卽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孰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急字是此下蓋叙述者之辭）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戎（元作翟）韓梁之西（元作惡）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虎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效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補〕曰此策自割必深矣以上其論從橫之利害當矣自事有可急者以下勸二晉之相堅而移禍於楚亦未得爲盡善蓋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赧王十六年詳見齊策〇所爲爲楚爲來之爲去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爲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故）違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言昔日）樓緩坐魏（時欲離齊魏坐）（言有所待）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宜與之伐秦）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同）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爲三）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元作媾）備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三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衍樂字刪）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曰一本之作亡是）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在上章之前多誤字○爲富之爲去聲）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欬趙人正曰無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言橫）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合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

王（哀[正]曰襄）聽是輕齊也（齊亦重最故[正]曰最於齊厚語見周策魏用齊所厚以爲相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秦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子何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正]曰襄）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有扶澤澤中多柳故名）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倍齊）謂仇赫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埊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據）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正]曰無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聞此必効鼓（高鼓里是也濟南又有二鼓）

腹擊（他國人仕趙）爲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正]曰無據荊軻衛人荊豈專爲楚姓）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正]曰帑孥通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二[正]曰齊侯使高張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齊不可考鮑妄置於惠文時故）

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以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主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安得以此政彼文也（補曰）鉅宮以信百姓誅主甚矣

蘇子（元作秦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為是河南志洛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有蘇秦冢）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桑輪蓬篋贏（元作羸）縢負書擔囊（補曰姚本負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曰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補曰說見齊策）鬭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姚云曾去者字愚謂有者字語勝）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

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正曰用財費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冥訓注隋侯珠云）和氏之璧（卞和所獻楚文王者補曰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李兌所送必非）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作斤）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補曰蘇秦之死在慎靚王四年去主父見殺時遠甚此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郡下東武城此當用文弃薛後正曰無考）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常馳被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補曰被姚叶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

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補曰〕一本知文也）謹使（還吏之辭）可全而歸之（〔正曰〕謹使屬下句使如字〔補曰〕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

齊欲攻宋（閔二十八年此十三年〔正曰〕閔二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乃援（元作採）趙以伐宋（以趙自助〔補曰〕齊欲攻宋乃收趙以助己實未伐也故趙李兌合五國以伐秦大事記梁王二十九年先書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後書齊滅宋）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補曰〕大事記書楚齊趙韓魏按魏策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縱長不能敗秦兵罷而留成皋與此李兌約五國攻秦無功留天下兵於成皋相令史謂兌[illegible]主謀楚猶以大國爲從長據此故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元從手從冓〔補曰〕姚云曾作講大事記同以下有已講字故也）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正曰〕下文言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正曰大事記魏王不說齊人謂王二云二云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本作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務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兌也〔正曰〕姚本作秦逐大事記取）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皐而陰嚮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正曰）陰成未詳鮑注皆非魏地）負蒿（地缺）葛薜（元作薛趙記注在馬丘又葛城在高陰屬涿郡）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蔑同）封其子（兌[illegible]）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正曰陰作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今王者）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曰一本齊甲）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岷從韓策後並同）處於趙（岷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以其在趙疑齊相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去齊矣）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皆齊人之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補曰）此語大事記取）於是魏王聽此言

也甚詘（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效詘猶順（正曰）韻書詘辭塞也）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正曰）循姚云會作修則當屬上文愚謂以甚循句文勢順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臣願王之亟（元作冂）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口）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檖）三國事趙（補曰姚作五國）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刼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

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補曰）偏刼者衆矜之以威私甘者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刼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刼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刼）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刼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刼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自以見偪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偪而已不如齊之有刼有甘也（正曰）相與偪秦也偪者侵迫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補曰）姚本楚作陰）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閔）曰（（正曰）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

（也其下豈得爲兗言乎又後有循燕觀之語以爲兗言則不通）臣之所以堅三晉以
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爲齊之利）欲以使
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
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
皆有死心（大子爲王及走史不書大子爲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
也已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襲）
（稱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
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辟

（元作辟）中山之地薄（補曰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莫如於陰失今
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
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
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
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
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
（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不徒甘之必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猶實也王許之
封而已實之〔正曰〕勸之定封故曰臣且將忠之以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
地効於襄安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

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正曰〕兩地言齊與趙可並得宋地此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正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敢望）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癰也蓋驗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正曰〕潰壞也此驗宋擊潰壞之宋而決制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爲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武靈王之十九年也後爲魏所殺雖不知何年然去李兌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恐非犀首也考之秦策亦有宋罪重此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爲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〇爲足爲君之爲去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衛）楚僻（元作正蓋僻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彊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之辭曰宋罪重以下至百世之一時也凡兩見而秦策亦有之以爲謂穰侯趙策又曰魏冉必妬君之有陰按陰即陶宋地冉所封也秦紀昭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十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冉傳云免樓緩而魏冉相冉謝病免以壽燭爲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穰後益封陶號曰穰）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元從才從冓下同）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

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正曰〕不得已而必講非可以無講也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講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講乃順）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猶兩字）願得趙（時趙强故）足以雄飛（雄者衆雄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名字誤當作召）禁珉也（元作瑉前齊嘗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奉〔正曰〕燕策蘇代說燕之辭曰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云云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前策言韓珉處趙魏疑齊有秦私韓策秦王曰韓珉與我交又云韓珉相齊此下文云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珉蓋韓人之善於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齊必不召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本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正曰〕與國言五國也故云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敗約則五國復堅擯之）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儐（元作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

齊秦非復合也必有𨈆（元作踦下同）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𨈆言有一重〔正曰〕公羊傳踦閭何休說閭一扇闔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曰踦說苑切踦卽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𨈆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後合卽上復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天下自爲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之國（山東皆負海〔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正曰〕韓珉非齊人）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正曰〕公孫衍非犀首說見前）交兩王（秦魏〔正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王賁韓佗之曹（〔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韓佗恐韓人餘無考）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起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補曰〕姚本倍作信）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他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補〕曰已以過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按魏獻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大事記書於五國伐秦之前據此策則伐秦後事也○此下姚本復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爲用〔正〕曰前言內韓珉於齊者謀如此也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二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缺〔正〕曰女戟地名在太行西）韓之太原絕（〔補〕曰太原正義以爲太行當是）

（說見前策）下軹（元作軹）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燥猶爍）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屈（三晉破屈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正〕曰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正〕曰不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字〔正〕曰一本無救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言趙若不以兵救魏則韓魏不支不免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

亡繼絶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補曰蘇代爲燕反間勸齊伐宋將以敝齊其勸趙之共攻者恐趙之合秦而齊秦方惡爾然趙卒不介齊伐宋者害齊之驕而止與抑別有故也按燕策蘇代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絶於趙又代謂燕昭王曰臣離齊趙齊趙已孤矣趙之不合齊其後竟合燕以破齊殆以此與○大事記齊湣王與魏楚滅宋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考之史年表齊魏世家皆止言齊滅宋獨宋世家稱與楚魏伐宋三分其地此大事記所據也按蘇代說燕之辭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謂秦之辭曰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强併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其言曰王若欲攻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年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大事記因之按此言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宋世家之記者豈非得耶）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爲（補曰去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即增姚云曾本作非素深於韓）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已也補曰秦兩憎韓及以韓爲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兩周文義明作齊則不順）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徵兵於韓以儆之）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爲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脣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蘇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

（出兩秦韓魏齊擊楚敗唐昧存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補曰盡韓之河史作燕盡齊之北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衍千字）千五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前自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爲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陸地之關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爲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屬雁門郡補曰括地志云句注山在鴈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塞鈐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胡駒史作胡犬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正曰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崑岡在于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曰河所出曰崑崙）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齊楚魏韓燕補曰姚本五國上有昔者字）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爲武王作盤盂之銘補曰言其共見而不忘）屬之讎柞（讎言柞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師以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言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溫軹（元作枳並屬河內今省之）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者繆安定秦地亦非溫枳皆河內故當以懷州者為正）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正曰〕三公二字有誤）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閉秦）今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坐也〔正曰〕姚本作抵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言不敢必其再事王也）令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危留作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就者屈就之收者收結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云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為韓言乃趙藉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為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為齊抑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為之說鮑專據史文輙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鮑曰音吾）爲質於秦而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恐疑非此地姚云一作應下同）黎（東郡有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鮑曰鄭朱之對辭氣類左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中更胡陽說見後）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涅有閼與）趙奢將救之（二十九年破閼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正曰夾持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魏將正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幾音機一音祁）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則此衆皆起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拔趙藺取離石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藺孑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赧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里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爲秦所拔乎擬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未言戰閼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閼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文二十三年今策戰閼與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爲趙奢所敗卻還因擊幾故下

（文稱燕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在趙奢破秦次年年表秦擊我閼與城不拔是再攻閼與也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辯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補曰故爲反辭也）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玃屬而狡黠言其家畜之而可喜正曰狙猶伺也伺所狙詐也言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日）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未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荊成荊范雎傳注古勇士慶荊古字通汎論訓荊有佽非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爲荊軻非也又或是成荊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二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禦亦守）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諭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爲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曰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己也〔正〕曰伏事句隱秘之事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佖國以〔正〕〔曰〕無考）善宋（宋王善之〔正〕曰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其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已乎〔正〕曰寅然」下有缺誤）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補〕曰中牟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搆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補〕曰蚠符分反）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

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歎惜之辭）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爲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之仇〔正曰〕今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概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羽毛謂箭裂即裂衣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

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懸釜而炊前章圍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爲雉）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爲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爲相此稱都平君是乃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但作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揄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匜盥器補曰荀子作剸盤盂注銅器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補曰薄音傅）則折爲三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爲鑕）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補曰〕言劒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一本之謂作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且夫吳干之劒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元作罕下同）鐔蒙須之便（鉤劒頭鐶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劒繩猶蒯緱也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爲繩〔正曰〕鉤亦劒屬姚云曾本須作頭亦未詳〔補曰〕鐔徐心反）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孝成王弟〔補曰〕索隱云趙亦有長安今地缺據趙世家封長安君以饒正義云即饒陽也則長安是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補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恕（以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巳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補曰望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補曰鬻粥同姚云一本去兩字）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illegible]脫之服所謂袨服又肅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正曰袨服韻書黑衣也按晉輿服志秦人以袀玄為祭服鮑其誤以袀為袨乎增韻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振振均即袀以下文衛王宮袀之戎服是也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之辭補曰沒史作昧）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溝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后太后女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媼烏老反）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爾）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史此下有曰字）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補曰〕本作候）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正曰〕位字上下文可考）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

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彪謂觸讋諫殺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强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讋類亦可並觀諫殺事不同後亦失對辯說見後）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卽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殽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illegible]年凡

（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事於韓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黈字書無此字下黈字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正曰〕悉發守兵）君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補曰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爲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爲漕〔正〕曰牛耕積穀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爲漢世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用人耕未用牛耕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冄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

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補曰〕史此有七十一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詔告也謂太守有告）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縣令說見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内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韓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彪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爲邦者以遠佞人爲急〔正曰〕勝禹淩諫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正曰〕姚本係作復史同）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

發重使而爲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内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將）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媾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楚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

讓曰此非（下文人字從刪）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補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傳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入字乃人字之訛）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鮑飾辯）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闕）

（止其勢必無趙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不）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爲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鮑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

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爲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所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曰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危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

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嘗爭爲帝正曰不特此）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此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寃奪氣喪膽請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處之延慮邯鄲析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失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正曰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爲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其勵懷王略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嘉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憤畢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補〕曰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

而復歸帝以齊故（正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閔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補論非當時語補曰進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補曰一本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也補曰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

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元作君）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亂不臣天子不交諸侯）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才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愚按此句亦難通過即過甚之義史作過而爲政）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左咨也）而

母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訃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母婢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嘻句言也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

（正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牖里之拘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合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姚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音背之去正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正曰索隱云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臣猶生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口曰含此謂鄒補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正曰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兩謂字）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

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爲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爲辯士夸辭愚竊以爲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俶儻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爲虛言却哉）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讋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濟天下之務不然謏且愎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爲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氏曰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凶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斯言蔑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爲强弱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耳補曰請爲所爲爲却之爲去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頓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補曰一本有也字）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堅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正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辯荀卿傳亦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二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子噲之事當宣王末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時以爲赧王五十八年則距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惟以爲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補（正）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巳不當得今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實輕重不倫也漢光武封陰不識引此語）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纔致邯鄲之

（圖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柔揄之收不可志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論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爲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爲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盖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强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曰錢劉有）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於秦王（[illegible]）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芊戎也此言葉陽涇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悝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范雎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按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爲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爲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止云平原君覩寡君之母弟豈有所疑而刪之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嗛愜也〔補曰〕嗛口簞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嗛）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夭幺同小也〔正曰〕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載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强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鬭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爲之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

爲之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垂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大言以虛喝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之有母弟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illegible]社稷大國馮恃其威曰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殄[illegible]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對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韓魏友之茅舉（元作𨀁茅趙人）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孟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讎之〔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自害於趙故以讎稱）之讎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句〔正曰〕）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爾）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君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爲從然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强畢矣（言建信圖强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强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約發議於此時也）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補）無功之爲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外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

信君誠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爲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本有或字）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正曰）魏臣無考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救河間何異殺呂遺則呂爲秦重者）而衛兵（（正曰）衛兵句）亡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爲之亡魏之鄙以危之（正曰）衛附魏者也衛兵衛彼兵也兵秦兵也一本比作北）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齊）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言封不定）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正曰）按史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間後封）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

（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今魏恥未滅（言嘗分魏之憂〔正曰〕見上文）趙患又起（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爲三晉之憂〔補曰〕文信之憂未詳恐字有誤）齊不從（不從山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講一本作構言趙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正曰〕下文言秦魏無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也今急於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爲爲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彪謂虞卿之言爲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爲人緩頰說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補曰〕（即白起前有）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

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敝守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覆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卬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敎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敎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君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虎謂此言真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黏一本作䵒女乙反周禮注䵒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任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此不可知爲何時考之史自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事在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

（補大言耳然與稱強齊之言不能無輕重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歟〔正曰〕無考）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正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補曰〕句）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

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補曰沈云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補曰郎中官不獨秦）魏牟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補曰虛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者人君之尊稱此與秦孝公爲先王者同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爲外相也）而驂馬服（以[illegible]）與秦角逐（角有鬭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補曰詩猗重較兮猗隱綺反注依也此猗雖不同然義亦當與輢通）

或謂建信君（補曰當有缺或曰君下有曰字）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鄴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葺之事

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恐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事不勝多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能（元作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彪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之所無柰何彼厚任以事葺以爲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稱焉而不知建信之因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元作帝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不惡魏深矣〔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今收河間（不封文信〔正曰〕不葺欲攻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秦與其也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覺也）僞文信侯（虛與之河間）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殽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正曰〕君唯飾虛僞謂合從之國虛僞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子恭反）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爲丞相官屬）爵五大夫（〔補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同）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項羽紀成皋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音介元作魀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機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蹯曰蹯音煩）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即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自美其事以觀說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補曰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犀首驂馬服今王乃輦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今先言橫為

（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孝成雖在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馭豪傑愚歎其時秦兵日至疆宇日蹙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乙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箸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元作實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迫困於不得見）君臣必多以為臣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無）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為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

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矣（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强以無齊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禮曰能卑者孝能卑下也○此策時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懃蓋敗從者）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爲卿刺之客君死（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

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敝釋）（章故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爲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言吾以爲重事者恐無燕秦也）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强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行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兊）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席）而廕庇桑（桑之蔭庇人者於下取陰）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補曰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集註所謂[illegible]國時有爲此說者指此說苑堯舜相見[illegible]

（趣桑陰亦此類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敎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未得爲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補曰〕一本相馬）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

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磈如人之癰〔正〕曰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姚云會劉僉作桑雍下同）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便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

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謂月照天下食於蟾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蟾兔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政以爲此驗姚注云東坡本日月歊暉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傳曰名偃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大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因留之泄（元作世）鈞（秦人）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年有）

幽王（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之吏也）之趙（〔補曰〕與守字疑衍）趙以爲守相（守假官也馬爲之）秦與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

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爲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爲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爲寡人計也正曰高注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郤（元作郄）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脣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王之言是馬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爲吏補曰姚本作小官）未嘗爲兵（爲猶治也馬謙言）臣（元作首）

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爲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葱顔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責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以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匕首伺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本注捍劉一作狎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押兩手擊也甲買反匕短劍也補履反捍捍衛匕首也）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補曰此因高注繓子活反說文結也）病鉤（短傴如鉤〔正曰〕病鉤卽所謂臂短）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不及地爲不敬）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死懼）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梱就也蓋爲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梱門橛）

（也又掘拊也與揮同音衮犖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劍將自誅（縮當作搯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遇（補曰）姚氏云劉作過）司馬門（宮門）趣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舍此何所聞而云乎（補曰）大事記牧之秦加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使不受命韓倉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乎愚按下章甚明）出謏（元作訷）門也（謏別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劍不自知其可死即以爲驗也（正曰）銜劍於口因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爲秦（補曰）終上文之曰）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補曰）一本言之）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補曰）一本而國亡）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横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爲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不修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爲其於處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終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

馬平原令非篤論也（補曰）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嘉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為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誤耳○三

請為其為必為之為去聲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史作聚（補曰）一本葱作思注一作忩）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史作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冣遂滅趙（有牧傳）

新建李克家校正

文挂代秦議王牒之八命

戰國策卷七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魏

（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輔一本作歸〔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爲）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舍此不圖適足爲智氏來伐之資〔正〕曰與之以地猶資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補〕曰名斯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已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褚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褚其後可歸號褚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北堵亦姓〔補〕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

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既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爲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忍然無以天性爲者也觀斯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爲有餘比覆醢爲不足使其投盃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竊負而逃林回弃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麑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眞名言也鮑雖爲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大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一本子往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一本有之夫夫屬下句）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正曰說文本云禾粟下傍生草莠今狗尾也）黧（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耳正曰驪牛猶言犛牛貍牛不必拘以色論黧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黧黃蓋言倉庚色黧黑而黃增韻注黧黑而黃誤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補曰武夫卽碔砆）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不誠而且將以

（來讒賊之徒意則畢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苑囿之吏鮑誤以書注官言之）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猶協〔補曰〕比音毗不毗言不和也）左高（言左方之聲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爲樂〔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文二語甚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愚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眞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事記史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卽龍門河也）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鍾一作錯）侍坐（〔補曰〕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

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補曰〕汶未詳史以岷作汶此或遠言之）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一本下有夫字）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國策桀居天門即此關也）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言左之陰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正曰〕按史左河濟右泰〔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盧睪在其北（地缺〔補云〕一本盧作廬未詳）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之上洛〔正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補曰〕索隱云在朝歌東北）而右漳釜（〔補曰〕滏通借）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云劉本此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本有小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楊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大

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補曰名罃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敗韓馬陵敗趙于澮補曰痤祖戈反）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踰敵之壓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脉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二人乃所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盡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

（郤至驕稱其伐彼已隘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痤也澮北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庶長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爲痤之家臣如甘羅爲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年爲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商君傳略同）

秦（一本下有韓字）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按鮑說以爲魏敗韓趙于澮之年）

（少梁郎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策言此人王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爲梁計）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證據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正曰）此策言邯鄲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王魏嬰（史作罃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補曰）大事記書韓宋魯衛爲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强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桓侯即公剔成釐侯即昭侯）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補曰）李善注文選

（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正曰〕無考）令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嗛苦簟反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易牙（太公世家注雍巫字〔補曰〕知味者）乃煎熬（元作敖）燔炙（燔火爇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爇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補曰〕覺居效反）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未詳）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視下曰臨集韻彷徨仿佯仿佯徙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荊臺崩山一作崇山蓺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湟亦蓺文類聚引也）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游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荊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記以廣聞）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註澤障曰陂停水）

（曰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又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補曰閭須見荀子）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缺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犒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正曰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諫也而志於樹德爲王則譎矣故夫譎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未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

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爲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申生伐皐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申生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爲之故孟子以爲不仁補曰以過宋而徐子言之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並大事記文從齊臏傳說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爲人君服）折節而

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鬭（游謂使人游說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申秦楚（居二國之上〔補〕曰姚本申作卑）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暴戾決矣〔正〕曰定止也謂齊之怒止）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爲齊（元作韓）魏交（爲猶合）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爲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赧王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爲深候）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昔約今解）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流也補曰姚云後語作欒水註引新楚記宜都烏水按季歷卒葬鄠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渦山鄠之南山縣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齧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潰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大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補曰玉篇栟胡戈戶卧二反廣韻作脉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張幕帟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於朝註後語張張以朝按周禮掌次以待張事）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正曰

（禮祭義亦有黜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爲僧撰正曰下文有）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兩去聲爲之爲及之爲去聲長之亮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惠王後二年〔補曰〕徐州見齊策）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四百六七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項羽紀註詳在滎陽〔補曰〕蘇子秦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豫州界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鄢下並屬潁川〔正曰〕鄢史作郾索隱云潁川有許郾二縣又有鄢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潁川邵陵屬汝南）新郪（屬汝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郪丘七思反又音妻史有新都字新都屬南陽鮑誤入）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補曰淮見前）沂（水出泰山蓋縣）黃（即陳留外黃〔正曰〕黃說見秦策大事記如鮑說）煮棗無踈（〔補曰〕姚本煮棗東下有海鹽字徐廣云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棗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北無踈姚註會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

（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長城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澮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即河南地卷丘權反在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間屋廡廊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故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訹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國謂魏）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梟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皁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曰〕正義云廝徒謂烹炊供養雜役廝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正曰〕詩綿綿瓜瓞傳不絕貌）蔓蔓（元作縵）若何（蔓延也若縵則無文之辭耳若何言不可柰何〔正曰〕蔓縵字通借）毫毛不拔（蘖樹之萌）將成斧柯（柯[illegible]柄[illegible]〔正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歟）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有）

張儀欲幷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約謂使韓以此）

（與魏）韓氏亡史猒（韓氏之亡史名猒）謂趙獻（與猒俱在楚〔正曰〕無考）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音奏）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衍）以爲衍功（有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衍則聽其所爲）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衍傳有〔補曰〕大事記魏王不聽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嚴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爲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燕）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

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取乘丘（屬泰山（補曰）正義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收侵地虛頓丘危（（補曰）虛謂殷虛今相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見秦策）楚破南陽九夷（疑當爲九嶷（正曰）此南陽堵楮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嶷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卽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內沛（豫州郡內言入其地（正曰）內沛地名必非豫州者）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屬魏郡（補曰）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棗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云屬淸河又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赧王四十二年魏冉敗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不常）而道涂宋衛爲制（言雖得新觀路所從出又限二國）事敗爲趙驅（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也二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內修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以遇卜王（兩若相遇則講信修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之甚）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

（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效魏昔權而今心廣又豈能止齊伐趙也〔正曰〕寬廣也寬魏之憂也）斥（元作尺）楚人遽於萆下（地缺萆豈鬲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斥之也〔補曰〕姚本萆下遽未詳恐有缺誤萆疑華）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左華（未詳〔補曰〕楚策作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王懷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正曰〕楚策云楚王喜欲復之未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答秦王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爲忠斯言宜若自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爲求壤地乃以爲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禦人耳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偝音背）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記註謂父）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謀之深）鄭彊出秦（彊自秦出在楚〔補曰〕韓策鄭彊載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曰應爲智（言能止其父〔補曰〕姚本註曾智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補曰〕郢中此去也讀車字句）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

（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威於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涉）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所猶處）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正曰姚本亡作而下文有）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刼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刼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正曰此策也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刼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

之君（閔懷）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罷敝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弊故不能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馮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鮑注類）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

謂（補（補曰）章首有缺文）張儀臣（補）謂齊王（閔（正曰）見前）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儀韜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之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

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衍無事必來四字）無事必來（〔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期以十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為魏約耳而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彪謂軫之所言雖此有七國捭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若有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二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皆疏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楚之對面亟加矜奬曲爲之說故愚亦屢摘其微非好爲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閔）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之）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衛之音）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衛）以百金（間私見之〔正曰〕間居諫反撥間隙也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

（本此下有曰字乃教衍說秦之辭）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相秦故正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詳）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曰〕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其謀故其間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而試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狃於戰鬬之習暗於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鬬秦之欲皆盼之爲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爲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補曰〕姚氏本有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猶股肱）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羣臣聽衍與焉〔正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衍內之羣臣皆不以爲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胡猶何）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用文爲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牾二人則衍仍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爲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衍而字）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若言勦之力〔正〕）

（曰時尚右說見趙策）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言浸微浸弱如漏器然）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補〕曰滲樂未詳）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居）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厝措同）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身王身）而國便於事（〔補〕曰一本而使於事又姚註云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似義長）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彪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illegible]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衍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衍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闘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孱昏甚矣）

史舉（師甘茂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爲已解舉故舉後見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故致邑）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史舉不辭而去（〔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

（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惠王時事）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薔下同）成恢（魏人）爲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太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敝（罷音疲）大王之攻黃易矣（〔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湊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新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爲之〔補曰〕障關塞邊候開封有右夷門關）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

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待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刧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刧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歸）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搤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切也〔正曰〕荊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毀銷金積讒磨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邇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歟使魏而繹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爲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訹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年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首約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愼靚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冉申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切於秦之强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搤音厄惷愚也書容抽江丑用陟降四反義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皆魏人補曰一本盱作吁姚註劉作于）

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補曰〕姚註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之此云不納恐非是時事）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再）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彪謂丑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嫗之耄者耳）

魏文子（田文〔正曰〕提魏事也）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正曰〕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屢見策文蓋惠襄時人此策不可考）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三字舊作正文非）將測交也

（測猶卜也覘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之厚己）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正曰〕史索隱以爲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爲梁王（若汝也〔補曰〕一本君其爲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

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爲王而設爲說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以一本作皆以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亡有此名）以魏之强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謂衍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爲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卽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赧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爲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儀之人）爲見者嗇夫（見者最與强見王也〔正曰〕見賢遍反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爲見者之嗇夫以間伺之〔補曰〕嗇夫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間見者（間以候伺之）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儀再相魏時〔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爲最謂魏王曰王不去周最合與敗齊又謂最曰魏貴合秦伐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復自魏入齊等周策所載必最後欲之齊而魏繫之非不善之故也）秦王（武〔正曰〕昭）怒令姚賈讓魏王（最蓋秦所置以相魏者〔補曰〕此因下文爲王通天下一語生說無據）魏王爲之（爲最蓋秦亦怒最之去魏〔正曰〕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爲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之故爲之言於秦其辭亦婉）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爲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入齊天下不知所以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矣〔正曰〕齊秦爲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爲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之〔正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兵（伐齊）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爲最所以自爲也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大遠矣可乎哉補曰趣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書）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武或昭〔正曰〕無攷）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爲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補〔補曰〕願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

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夫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交魏益堅）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省言之）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猶憚）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强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補〔補曰〕姚本有魏字）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元作講）難於秦兵爲招質（言於用兵爲招爲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爲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得地則益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彪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詐不必辯）

樓梧（魏人後又作梧）約秦魏魏太子爲質（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太子爲質既而留於酸棗昭衍說後不云復遣當缺）紛彊（魏人〔正曰〕高註魏臣）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補曰高註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言魏得利而強將不事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即所謂糞之〔正曰〕糞棄除也）太后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決遣）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

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爲此故伐邪〔正曰〕言與我結約矣何爲而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正曰〕無考）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曰〕文載秦魏事從舊可〔補曰〕爲周之爲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曰〕一本攻魏圍皮氏屬河東）爲魏謂楚王（懷）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秦邪〔正曰〕說見前章）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效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非名〔正曰〕作名通）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事記赧王九年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

（胥樗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輟伐魏云）魏太子在楚為（元作謂）樓子（廩也從太子為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楚用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鄢楚別都在宜城此鄢陵即策所謂許鄢陵者魏地也樓廩主合楚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正曰〕魏王所用下文甚明楚策魏相翟強死）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無如鄢陵〔正曰〕公指樓廩）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之人）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此士言齊本自欲爾〔補曰〕故固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為齊逐儀〔正曰〕策謂齊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者謂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一國之於儀猶如此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與楚）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正曰〕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鄢陵宜因其懼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合親以孤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正曰〕首事猶言第一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解）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度）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餘守爲有餘力）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廩翟强也（〔補曰〕廩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卽廩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廩卽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屬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正曰〕講當作構講攻猶言構兵）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和齊秦）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見於顏色）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形而懼）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廩（此强之和）樓廩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補曰〕此二語當時事情也）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屯之〔正曰〕按止也）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吾所欲爲）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强亦魏人）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

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庳翟强以爲佐（主魏言之故言內）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庳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願也故此士說之又說樗里疾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正曰〕無考）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猶人身之中）有蛇於此（兵法所謂率然〔補曰〕見孫武書及李靖問答）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上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正曰〕要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補曰〕作必不語順又下必字恐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姞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爲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

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鄢衍文彪謂攻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爲秦議欲伐蜀爲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乎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爲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乎蜀爲試於弱之徵謬矣）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緩時爲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哀王之子〔補曰〕世本云名遬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矣〔補曰〕公孫衍說見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爵〔補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地講秦）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

仇也（補曰奉陽君卽李兌說見趙策此言與穰侯貿首之仇則二人欲除取以定封之事）今行和者賈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註齊人引策芒卯）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固形（言形勢必不能得者）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註爲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元作郊補曰當從上文姚註云効一作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直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

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卽蘇代所謂林中河南宛陵林鄉地）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爲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正】曰未知所指）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正】曰姚本作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澹）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時未舉宋此僅伐所得耳【正】曰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悝也齊蘇子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伐

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作齊伐宋之前）

五國伐秦（威年之後此十年）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王齊閔）楚魏也請爲王無合楚之伐宋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以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元作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兵伐齊）又必且劫（元作曰）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燕燕齊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燕以東

索於王（〔補曰〕一本更索）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補曰〕詳佯通史多有媾字句佯媾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從約者此賓即擯讐一本作離）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魏冉明熟（言慮此明且熟）是故有謂（元作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媾必爲秦所伐則誓鬭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姚本註云而一作兩）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王以秦爲上交者）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之計

也燕齊讐國也（兩國自宣閔易昭冉世相讐）秦兄弟之交也（燕齊皆與秦）合讐國以伐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爲魏合燕齊以伐秦）臣爲之苦矣（言伐秦之難而已爲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元從口）周最周韓餘爲徒（與爲徒友）從而下之（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補曰扮撫吻反）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補曰燕策蘇代謂[illegible]焚天下之秦符上計破秦其次長擯之皆與此合）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也）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游揄揚之）而以齊爲上交（蓋詐）兵請伐魏（兵齊兵）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元作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爲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窮鼠走求成之不給安能賓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爲上而游辭以見其

（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之中則擯之下則嫌之未及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孽（元作薛）陰成以爲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元作問）陽姑密（元作乎本）臣（趙惠文十二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卽奉之誤李兌也說見趙策）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曰無考）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而并（衍齊字）齊秦王（昭〔正〕曰見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强矣兼得秦助〔正曰〕今國莫强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强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爲秦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攻魏之事無見或因其言而止歟）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趙爲疾）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此十二）

（年見後）〔正曰〕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之盟也）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不暇游觀）

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鮑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邇而不偪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嘐嘐口虛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

（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郢楚別邑其北近魏）魏王且從（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泰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兖州龔丘縣界愚謂剛博當即是剛壽正義云壽鄆州縣）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曰〕得許上元缺攻魏字今補）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補曰〕魏昭王十三年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冉伐魏走芒卯入北地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二役皆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

（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爲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爾策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寇穰廣陶說見趙策○許鄢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貴於秦王宜爲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來魏）不能禁人議於君也（秦策段注語同）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東北補曰鄭州管城縣）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柰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昭正曰時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與正同）是參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

（猶言不可測也方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伐一不移兵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明）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元作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荆楚濟齊〔正〕曰一本荆齊是未有稱齊爲濟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虎謂隣國有兵救之卹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鬭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鬬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絶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宣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絶趙（〔補〕曰姚本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爲魏謂楚王（愼襄〔正〕曰無考）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索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兩便）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字亦語助管鼻恐即樓鼻說見前）令翟強與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酈食其傳註止息傳置之舍）舍不足以舍之（守衛之盛舍不能容）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爲樵蘇者〔正曰〕一本蘇作蔽是言無人從之）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己已厚可以不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容強爲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士蓋爲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襄哀王時）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爲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徐）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正曰〕質子之質）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聲華下華陽字無音）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

乎三梁（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爲三皆魏地〔正曰〕索隱云云梁卽南梁又説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正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趙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補曰〕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臣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非郡）此非但攻梁也且刧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不及覆思之也〔正曰〕循卽徇）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補曰〕漢史天幸語本此）今又走芒卯入

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補曰〕一本標孫作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陰穰侯別邑〔正曰〕陰即陶說見趙策）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補〕補〔曰〕史廁君逮楚趙）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講也（己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之從）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散從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地）兩機盡（兩謂得縣啓封盡無遺也）故宋衛効（魏自北二國一國小國也）尤憚秦兵（出地而小故愈畏秦）已合（魏合秦）而君制之（〔補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機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與[illegible]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陶南道[illegible]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愚謂再全即上言不用之意）何求而不得何爲而

不成臣願君之孰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鮑謂賈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爲其爲魏也過深而識秦者不切夫以秦爲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爲魏之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梁圍之解將割有故非賈力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補曰一本訢作訢是下同）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illegible]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補曰姚本也作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

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絶句）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也俟其入欲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止王之行）願王無憂（彪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訴）

（哉盖期之所効者事而訴之所諭者理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諭也微二臣者權其爲楚懐歟補曰爲我爲王汝爲秦以爲魏之爲去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竝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釐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請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下同）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

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猶細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補曰一本國内無用是）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在趙可）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爲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補曰

（一本標也作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補曰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恃訓從策文則負與任在背以為喻也史義長）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補曰便事史亞作更字）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曰危隘史作冥阸即黽阸也說見楚策）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

（梁也大事記今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訛）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補曰〕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注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正義引括地志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雍於用反）決滎澤（屬滎陽書註在敖倉東南〔補曰〕史作滎一本同）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滿歷雍灌大梁也大事記云始皇滅魏果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惡之）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屬琅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大事記葉陽今屬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今詳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在鄢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云繞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害大事記註引策文當從策）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補曰〕史不愛安陵氏

（下文可推○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爲非巳地而不䘏也）異日者（異猶他）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河山以闌（闌入之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地名見洛林注）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勾陽有垂都亭〔正曰〕此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曰〕索隱云有廟曰都正義引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燔游已奪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墮許規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赧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北至乎闞（魏記注在東平須昌）所亡乎秦者山北（山北華之屬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皆魏地也）河外河內（〔補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由此大事記從策文改）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補曰〕姚云矣劉作也史同）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橈撓之）韓知亡猶弗聽（〔補曰〕史識亡宜從策）投質於趙（質約也見下）而請爲天下鴈行

頓刃（鴈行言以次進〔補曰〕爲去聲）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補曰〕史之下有欲字大事記從之）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補曰〕史無乎王大事記從策補）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通韓之上黨於共甯（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爲關也〔補曰〕下云使道安成出入賦之云云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初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而已哉韓不失大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也〔正曰〕質猶贄韓以上黨爲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補曰〕史作今有當從策）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衛時已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正曰〕易改易也）楚趙大破魏齊甚畏（皆爲秦所勝制）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於此者也〔補曰〕大事記云信陵君之諫

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耶故擬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强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雖雄之勢未可量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特以好士之故黃歇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文怒小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族害而爲宗國召兵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歇既敗衄勝僅合楚趙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文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過能改其才與智皆非餘子比也因大事記稱措之言輒附著之

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趙之戰久矣此策時不可考）謂魏王曰不如收（元作齊）趙而構之秦（構者令其戰也收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王不構趙趙不以毁構矣（毁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以毁折之兵獨與秦合戰）而構之秦趙復鬬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意或欲也）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荊齊在魏東不樂爲秦而欲魏爲之長）待之也（待魏之東〔正〕曰荊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爲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曰注非說見趙策）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補〕曰垣雍見前）平都君曰

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補曰姚註一作郚前有樓梧約秦魏卽此人此時事也）將令秦王（昭正曰無據）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正曰未見非梧）遇而無相（無相魏者）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之從令若秦者補曰一本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所置）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齊敵也正曰註謬甚）秦必輕王之强矣（無齊恐故）有齊者（羣臣能得齊事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補曰此時必魏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未封正曰追稱之辭）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定陶）而輕晉齊伐釐莒（釐疑扶風釐正曰此不相涉齊策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卽萊左傳公會鄭伯於郲杜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通）而晉人亡曹（史曹伯陽十五年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曰卽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

（事凡言亡非必國滅也）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屬東海補曰姚本恃齊以捍越春秋鄫穀梁作繒杜註今琅邪鄫縣）齊和子亂（太公田和正曰恐非）而越人亡繒（哀六年莒人滅鄫與此異補曰左氏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訛爲齊）鄭恃魏以輕韓魏（補補曰此宜有魏字）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正曰大事記安王三年楚歸鄭榆關十一年魏韓趙敗楚師于大梁榆關正義云榆關在鄭之南大梁西）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僖二十五年原降使趙衰處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補曰周策宮他謂周君曰云云略同○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眛事大事記謂史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中山與國者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畜）或化於利（化猶移）比於患（比猶近）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賔（元作質）秦而久不可知（久猶後）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即猶是）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

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胥胥同待也補曰一本胥作胥）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爲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補曰索隱云酈審趙三人並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慕其名也）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補曰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昭五年注莒邑者又地不相涉）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約不實）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讎秦也）（正曰時與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一年魏冉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作搆下同謂與秦講）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曰〕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赧王五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赧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拔也是歲赧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爲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吳慶（吳人〔正曰〕無考）恐魏王之講（元作搆）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爲親秦故外之秦因攻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遠〔正曰〕王非親秦乃秦之所欲攻去者）皆曰王弱也（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不可考亦不知何時）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衣於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濡潤乃申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之速故不暇〔補曰〕焦卷也申舒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補曰行道也）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

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卽霄〔正〕曰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王庭〔正〕曰無據事必在前）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爲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無魏重者而宜有魏重者不可不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今肖以此說齊）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齊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霄）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元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

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猝同）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雎此十一年求救年巳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正曰史不云唐且恐有訛舛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補曰］管見前策）安陵人（魏記註召陵有安陵）縮高其子爲管守（［補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爲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正曰］守字句［補曰］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笑）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正曰］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正曰］說見下）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曰］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若君弗致（補曰姚本此有也字）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曰姚本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爲先君蓋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王（趙襄子補曰大事記引作襄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正曰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補正曰有常即常刑也）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正曰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元作爲）人臣之義矣（正曰無違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困猶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陵釋其罪故謝彪謂縮高之義宜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悍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正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宜遲欲殘民決不爲也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補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譖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守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註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訛）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涂（在涂則行者避〔補曰〕避一本作辟宜音闢）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爲誤〔正曰〕誤猶言誤矣當句然恐是譆字訛）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纂（元作幂）繫（元作繁）也完矣（幂覆也言自花自結於王〔正曰〕高注帽覆似亦作幂義按纂組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正曰〕爲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而近習之人相

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哀襄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令以警之）其從於王者（凡兵械當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旄旗之旒）之舞上繫之（之猶於也亦以楚攻秦）臣爲王之楚王冐（〔補〕曰一本作胥）臣之反而行（行兵）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說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欲其亟反不必見考烈）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莊襄）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率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策〔正〕曰事證未明）

魏鞅（魏人爲魏說）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事之人）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黽（元作澠）隘之塞（魏記所謂冥阸注楚險塞或以爲汪夏鄍縣）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所以未嘗見攻）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此時爲魏〔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爲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許東南蓋此時楚徙都陳也）割以予秦相（補）去

百六十里（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臣之所見者秦楚鬭之日近（元作也）已（〔正曰〕元在韓策今詳其文當屬楚）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爲之謂安邑（補〔補曰〕宜有邑字大事記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聞士言故立其次〔補曰〕一本有次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己未）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正曰〕說見後）或謂魏王曰（〔補曰〕孔叢子云秦急攻魏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荅云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云云下文並同）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正曰〕見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敗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曰〕孔叢子注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爲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强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賔（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韋王政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之臣）至於長輓者（長爲輓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氏乎（嫪毐秦太后私人）與呂氏乎（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因毐而割故功存毐）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毐貴矣今又因之以割是以魏助之也）以嫪毐勝矣（以不敗爲勝）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補曰孔叢子注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卒歸於欺）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此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略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

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一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正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補曰〕大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顙地師古曰搶千羊反）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二十七年）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倉鷹擊於殿上（〔補曰〕倉鶊倉）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正曰〕說文祲精氣感祥也此休字猶言祥）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長跪而謝之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雎自釐王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諸刺刼之士自曹沫以至荊軻皆不聞道惟若唐雎者可也爲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

新建李克家校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八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鮑引漢地理志爲言鄭亦韓地而獨遺不取誤矣）

康子（補曰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補曰見秦策）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積潤補曰溜言多山石水所溜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正曰〕言地險寡足破衆）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正曰〕取鄭在哀侯二年）王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正曰〕當云景侯虔子元年史列侯取列烈通）

韓傀相韓（〔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今註本無俠古俠反累力追反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儽今按傀字呼乖徒同姑回矩鮪戶賄等反不一傀與俠累字音有差互詭轉說又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同）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補曰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去游齊）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補曰〕一本問曰姚同）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近）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補曰〕一本具酒觴姚同）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補曰〕一本固謝史姚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

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正曰〕說文甘美也脆小耎物易斷也）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屏闢去之）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爲一秉舂米一斛曰糲〔補曰〕一本夫人史姚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糲落蓋反又力制反又郎達反）以反足下之驩（〔補曰〕一本交足下史姚同反字必誤）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爲幸）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姚無前字）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鮮矣史姚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我雖不受史姚同）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補曰〕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音皆字謂目厓也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反眦士懈反瞋目貌）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

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漢濮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死二字姚同）仲子所欲報仇者（補曰一本仇者爲誰史姚同）請得從事焉（補曰一本無此五字姚同史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本韓傀姚同）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補曰一本韓與衛中間不遠無相去二字）

（姚同史有○司馬貞引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云云今註本無）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諸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本無此文）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蓋以劍爲兵補曰杖猶執也）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鈌補曰索隱引高注東孟地名今本無）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補曰一本無侍字史姚同）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補曰姚本無殺字）韓傀走而抱烈侯（韓釐侯策及傳皆言哀侯而記及年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爲誤年不可移也補曰說見後）聶政刺之

兼中烈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曰一本無擊字姚同史有）因自皮面（夫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剌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列女傳作披蓋以刀務面而去其皮也）抉眼屠腸（抉排也〔補曰〕史作決一本自屠出腸史姚同）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于史姚同）政姊嫈（〔補曰〕一本無嫈字姚註劉有嫈夭莖反史作榮）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姚本無吾字）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弟意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恃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補曰〕姚本云高注呂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可陳〔正曰〕列烈通〔補曰〕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姚同）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剉斲之如此〔補曰〕周禮註韲菹之類菜肉通稱全物若牒爲菹記文醢肉醬）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處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當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志惜乎遂褊褊猶細人耳政不幸謬爲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補曰）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即立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題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即韓嚴也若山即懿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溫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遂弒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嘗考史書韓嚴綱目書嚴遂下註哀侯以韓廆爲相兩及韓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亦仍誤也（正曰）史遷作刺客傳失在獎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獨爲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爲孝乎非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子房以欲報仇之故厚己而使爲不義得爲知己乎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姊嫈之死蓋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爲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嫈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政得嫈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滅名猶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補曰史申不害者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侯用爲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魏耶趙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惟亦思）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可）盡忠而已矣二人

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補曰正義云雞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爲雞口牛後今按秦稱牛後蓋其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雞口牛後謬誤也正曰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

（納之趙三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以六國合從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侯二十六年高門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卒後爾鮑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子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摎留（韓人〔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事記作繆監即闞魏策闞史作監田世家亦作監止）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儀時爲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二年相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爲秦良造儀爲客卿時）

客進議於王以事（謂以事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補曰〕此術之最下者）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正曰〕註贅）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子之請而廢子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此如此〔補曰〕此當屬下句讀）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註商今上雒是也〔補曰〕正義云商阪即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在商洛縣南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補曰見前）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俶真訓註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徐註少府所造）時力距來（徐註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正曰徐註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云云）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箭中心上如掩）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房有棠谿亭修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滎陽有馮池正曰相州北并韓地[illegible]見下）龍淵大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因

二人作劍風胡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蓋言[illegible]地名正曰脩務訓註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合伯史作合膊姚本合山膊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太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諸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膊等未詳）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盾櫓鞮革履鍪兜鍪說文鍪鍑屬鍑大口釜蓋鍪如之補曰韻書鞮鍪首鎧也）鐵幕革抉㕧（音筏）芮（史並不註補曰索隱曰鐵幕謂以鐵爲臂脛之衣以革爲射決決射韝也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即拾抉即決也索隱即[illegible]爲一物蓋據說文韝射臂決之文也亦通索隱云[illegible]與瀫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愚按[illegible]音筏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敵即斬堅甲鐵幕革抉㕧芮無不畢具[illegible]說者上文以甲字句

（當其鋒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

（魏以事聽之邪［正曰］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伐相儀留魏四歲後爲王久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惠王河西地大梁言之不必兩人爲相時也大事記魏襄王後五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云云）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彪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何如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兩［補曰］胡氏管見謂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數之仲實專政）

叔亦間用事不若仲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與韓[illegible]氏合者而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此章宣惠欲兩用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并叔並用實襄王之世以其爭主幾瑟公子咎知之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繆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後官人九經之序尊賢而後敬大臣則無患乎此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正曰〕此策不知何時）按策有云幾瑟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圍雍氏時其相韓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不從故因舊）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示服也）秦已馳（驟走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私移於下〔正曰〕即所謂無以馳割事王者）竊爲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長社濁澤〔補曰〕大事記韓與趙魏伐秦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脩魚虜韓將申差解題云濁澤即脩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

可恃（輿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爲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爲不能聽我（儌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illegible]補曰一本救已也縱韓）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補曰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强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

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潁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補曰〕徐廣云岸門即岸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界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魏年表又書秦走犀首岸門蓋救韓而敗也）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記十六年有彪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訹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并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鮑嘗謂陳軫少捭闔風氣故此以億中稱之此策非捭闔而何）

顔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顔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陽佯同不實也〔補曰〕一本陽作塲姚註劉作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齊世家註內婦官也）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不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彪謂顔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足人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子〔補曰〕名倉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補曰〕此元年）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菽之少者〔補〕曰姚云史記後語作歠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按此非麥即豆也麥少又以豆飯）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正曰〕索隱云負養者負擔以給養公家廝徒見魏策）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關境見上〔補曰〕漢書徼外顏云徼塞也取徼遮之義字音叫）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元作摯）之士（鷙擊鳥〔正曰〕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䟫（音徒）跔（音俱說文天寒足跔與此不合史註跳躍也〔補曰〕䟫猶下文徒裎此謂徒跣也義與科頭協）科頭（不着兜鍪）貫頤（貫人之頤〔正曰〕此說似與上文不類索隱曰兩手棒頤而直入敵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爲義）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二尋者（蹶跳也〔正曰〕說文蹶馬行貌西都賦要蹶追蹤音古冗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蹶於後蹶謂抉地言馬走勢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二尋也八尺曰尋）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胄兜鍪）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誤也〔補曰〕漢語詿誤本此）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正曰〕鴻臺桑林韓臺苑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衆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

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趙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虎謂横人之辭眞所謂恐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爲彊以寡爲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補曰〕甘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

（請紛之也儀歸而約敗矣）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爲韓人〔補曰〕此人嘗請秦[illegible]韓魏策亦有其人蓋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illegible]爲韓而走儀故次之韓歟）之走張儀於秦（謂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楚官彊謂之）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爲儀使之致地）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本作而）請秦王（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彊僞爲楚使白此於秦下衍秦王字）秦王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二字）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東人〔補曰〕侹即達字訛姚本正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補曰〕宜依此舊次刋去秦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正曰〕藺離石祁見閻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藺六年藺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地者以質〔音贄〕子而許之地也）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補曰〕一本地作兵）樓廩（元作鼻）必敗矣（廩亦以魏害韓者）韓趙（補〔補曰〕姚云一本作韓趙）爲一魏必倍秦（倍音背）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

（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補曰〕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必敗〔正曰〕樓緩欲以趙合秦嘗勸趙割地事秦見趙策樓庳爲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爲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故策云然）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秦魏隣也失魏之害重於趙故獨言魏）爲公仲謂向壽曰（〔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云使蘇代）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正曰〕逐獸困急猶能撓奔觸傾覆人）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補曰〕史註公仲曰以爲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補曰〕見下）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以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荊州郡〔補曰〕史與楚[illegible]楚地索隱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杜索隱云又封楚人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令以封楚令尹是相令也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訛）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謂且賊壽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言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正曰〕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一本作郝赫同史作奭並見秦策）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

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爲讎）今公言善韓以待楚（補曰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補曰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補曰走音奏）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爲楚罪補曰姚本敗韓史同）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宜陽蓋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穎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爲郝茂之罪）（正曰誅責也正義云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晉陽以爲功收楚韓以事秦而責）

（齊魏之罪）是（一本下衍以字）公孫郝甘茂（一本下衍之字）無事也（言其大權〔正〕曰正義云二子不得合韓魏以伐齊也〔補〕曰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而甘茂竟言昭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奭怨讒茂）

客卿（韓）爲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貶下也）以補秦之强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爲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正〕曰珉之議爲其國之病也）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補〕曰首垣魏地見秦策）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補〕曰一本不及魏姚同鮑義長）以爲成（成平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以（衍）燕亡於齊（亡謂喪地〔補〕曰前此四年齊破燕）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地）陳蔡亡於楚（[illegible]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正〕曰所以不者再申不反魏之說燕魏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形已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於魏則不然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作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不得于其事〔正〕曰見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正〕曰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illegible]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于此大臣者張儀甘茂）

（也從臣者公孫郝也秦武不過勝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補曰〕疾字恐有誤）而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正曰〕言郝不加厚也）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補曰〕王之明一也中羣臣比周蔽上之說王之明二也中大臣爲諸侯輕國之說）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補曰〕四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魏）而攻敬魏（是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他人則置不檢校〔正曰〕按史茂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未攻宜陽之時茂黨魏者楚趙當時蓋與魏不合茂約結二君而反其敬魏且將構約於我其欲攻宜陽王猶檢察之以此二事稱王之明智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待待其命）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已勿用左右之說〔正曰〕謂公仲一心聽王不由左右〔補曰〕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當時所謂從臣指愛習而侍從者也秦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必不得與而爭於中故甚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稔强明猜忌之見爾張儀出走毀者固非一人

（而茂攻宜陽亦以奭爲憂大臣卒爲從臣所勝愛習眞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有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于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茂欲爲之補曰一本勸齊兵姚同）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一國不善齊故讎公仲）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秦王當是昭下文言惠武）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臣請爲公謂秦王曰（補曰請行願爲公仲言於秦王）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正曰合離別合反覆言之）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

今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擇齊齊亦不合於齊）兵交（元作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正曰薄即上文不言於公薄下或有缺字）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曰一本復有此二字姚同）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仲之反也常仗（補曰仗倚也字與杖同）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爲信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名高蓋論語微生汎應訓亦云補曰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同本微生釋文引高誘註魯人今註本無或謂即論語微生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揚猶動〔補曰〕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武遂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之正義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非堯都楚昭雎曰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猶畏秦〇陽疑傷字譌）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秦無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楚也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數六佐一曰陽侯爲江海蓋因此爲波神歟〔補曰〕此出陶潛聖賢羣輔錄侯一作使傳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爲大海之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傒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立韓擾（韓公子蓋立爲相〔正曰〕無據）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今我從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也）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

合（舍齊所使與最同使正曰史或姓）人見（見公叔）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强之也齊以爲公也（補曰最固不欲來使句下亦有來使文一本臣之强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絕句）王曰（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起使珉今欲相珉楚不怒也）仕（元作士補曰姚注錢作仕）唐客於諸公（蓋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

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補曰〕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補曰〕姚本上聊字作赫下聊字誤）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滅故〔正曰〕無據〔補曰〕一本並作強一本作八百金入秦[illegible]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補曰〕冷向即冷壽秦策高以爲秦臣詳此章爲言）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補曰〕幾瑟史作蟣虱後並同）故言伐楚也（〔正曰〕以攻楚）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曰必相善）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補曰〕姚本角作覺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爲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叔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正〕曰或姓）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魏之上〔正〕曰上謂魏）則害於趙魏（趙魏隣也魏地廣趙之害也）易於下（下謂韓〔補〕曰一本魏地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鍏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之合）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也故來與楚易〔補〕曰三川見秦策示）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公子不善太子者〔正〕曰無考）爲質於韓令韓王知（下元衍之字今刪去）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陵之役（史不書〔補〕曰襄陵見齊策）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趙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從史下同此書亦或作咎置不立也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兵）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令順之故可以無戰）於是太子（幾瑟也）與（元作扁）昭陽（元作楊）梁王皆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補〕曰大事記韓世家襄王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所主公仲主蟣虱公叔主咎愚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公仲有楚秦據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公仲挾秦楚以主蟣虱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正〕曰陽向未必韓人）說秦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嬖馮者以留之爲善）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奉馮君廣王（恃秦以自大〔補〕曰廣字未詳而有誤）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蟣虱咎嬰更稱之〔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王幾瑟者此設爲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爲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然則幾瑟黨〔正〕爲太子不勝公子咎之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與太子嬰嬰文前死故咎與幾瑟爭立患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補〕曰害疑善字）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爲相見後）鄭彊爲楚王（懷）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必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爲太子官〔補曰新序楚莊王涖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號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衛鞅爲公叔痤庶子并羅事呂不韋爲庶子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庶子强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歟强或是鄭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彪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正曰幾瑟之不欲戰慮國之分耳非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美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補曰大事記云內得父兄指公仲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有補曰未詳）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弗殺（絕句）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入）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

（因言公仲伯嬰六事六事豈與太子同名歟正曰索隱說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不合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卜其與秦同不也）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爲言）韓挾齊魏以盼楚（盻睥睨也正曰盼恨視也戶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

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圍雍氏下〔補〕曰史以此爲蘇代之言新城君芊戎也）

胡衍（韓人）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歸韓）教公仲（衍教守）謂魏王（哀〔正〕曰襄）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爲幾瑟伐韓）王（〔正〕曰[illegible]謂[illegible]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大事記引此亦云公子反不若存之之明也）何不試奉公子咎（此啟楚因舊字）而爲之請太子（請韓立之）因令人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欲立咎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補〕曰德王之王謂楚王〇大事記謂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以此章爲證愚謂勸公仲試奉咎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圍雍氏幾瑟卒不得入公仲直以勢窮力竭而遂止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正〕曰相助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已然邑字自通）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亡而今立嬰故絕韓）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咎卽太子咎豈有內幾瑟

（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太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幾瑟亡在楚楚王（懐）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必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患秦立嬰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已得立而棄之向蓋謂鯉者彪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者何事鄭正曰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爲自棄也○）

（大事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與爲市國之不亡者幸也愚觀咎與幾瑟爭立實大臣輔之爭而總謂置相何事獨不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圍雍氏見周東）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補曰〕一本日作也姚同）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

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補曰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愛魏醜夫欲使爲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爲恥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補曰一本智作知姚註云錢改作之）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恃補曰史記枋有得秦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訛）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喜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補曰昧當音莫葛反公子昧唐昧皆然）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

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illegible]〔曰〕正義云[illegible]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州西南至[illegible]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illegible]爾東救雍氏如此遲緩殆不合於楚矣被史止作[illegible]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蓋雍氏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涉且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illegible]楚[illegible]）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者所謀〔補曰〕秦策有說見本條）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補曰〕一本固其與國也姚同）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補曰〕說亦見秦策）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補曰〕康史作庚）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正曰〕收取也璽印也如楚置相璽之云索隱以為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己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己而不欲其勁韓也徐註欲以爲儀在之日而云非也〔正曰〕先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己之謀後儀者不墮人之詐徐說見後）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正曰〕不墮儀之故智爲外勢儀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史記十二年有〔補曰〕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圍景痤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匄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匄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痤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痤之敗雍氏之戰也屈匄之敗丹陽之戰也丹陽之役其雍氏之役歟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役後書景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餘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補曰〕孿來戀閭員二反）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補曰〕一本利害無夫字）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與二國和）而非公適束之（束猶約）則事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補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

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補曰齊怒以文意當作秦怒○姚註擇錢作擇稀）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令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以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之猶此）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

釁（釁鏬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爲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上）立爲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補曰〕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王會於韓立咎爲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未定之有）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所謂兵餽〔補曰〕姚注云劉敗因作曰）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爲賊〔正曰〕公仲公叔之用事仲先而叔後韓咎既立則公仲之權寵衰矣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亦先死鮑序次錯亂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年〔正曰〕説誤見下）楚王（頃襄〔正曰〕此懷王爲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説見趙策○此策文見孔叢子以爲子順之言其計謂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爲尤誤）爲從長不能傷秦兵

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沛（一元作市下同）丘君（太公世家君其長也）曰五國罷必攻沛丘（註沛丘爲貝曰貝丘屬清河正曰成皋與淸河絶遠恐非）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正曰是役本六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攷五作四遂以此策附註李兊約五國伐秦之年本誤與曰令五國之衆一籌不畫逡巡而郄乃欲攻一小邑以償費楚王爲從長不知諸侯與己之深淺然欲卜交宜乎秦以折籌筈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尤爲切中者也）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補曰留成皋而將攻沛丘沛丘必韓地不然則策當在楚不在韓）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爲齊攻今從史定爲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又見楚策）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一元作秦今從史）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

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知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馬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刂言之〔正〕曰伺窺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閔者韓字並作齊〔補〕曰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代爲齊王卑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說齊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二云韓珉相齊齊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誅蘇代爲燕反間勸齊伐宋將以蔽齊而爲燕恐秦之敗其事故游說以止之爾史記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降安邑韓計將安出矣（謂有齊秦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

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補曰〕一本固欲病之魏同註云錢劉作痛）王不察因欲中立（不聽秦亦不救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彪謂秦之大情此策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爲之鸇獺也〔補曰〕大事記引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患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赧王十六年說見齊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茂覛之〔正曰〕靡散也忤皮反〔補曰〕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敝矣諸侯

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補曰〕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于始之韓魏弱于始之魏秦强于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卹所屬之忿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按此文與策上文略同其下則異子順之言主除忿全好策文主尊秦非子順意也並錄以俟考者）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記斃於原註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陽〔補曰〕左氏僖十五年傳在同濮韓滅）而霸西州（猶言西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補曰〕姚云曾改子作下）此皆以一勝立尊（尊為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便〔正曰〕立尊令句）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爲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徧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禽鳥小贄也〔正曰〕執禽鳥服役）而隨諸御（吳之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恐非）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正曰〕說見前）刺相兼君許異（韓人）躛列（元作哀下同）侯而殪之（躛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佯死〔補曰〕躛一本作蹴字通說文蹴躡也躡蹈也）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列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補曰〕按哀侯既弑則無終身相之事）

（反爲厲侯則又非陽堅爲賊之事哀厲二字說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今日（補曰一本日作曰）鄭君不可得而爲也（爲去聲謂慶之正曰下文天子不可得而爲與此同則爲當如字）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爲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九合者）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補此二字）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作辟當音闢）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並言彼爲帝由我尊之）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今謂韓）强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强國而已非善謀也○爲名爲實爲霸爲之先先之爲爲去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強（韓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爲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正曰歸不時焉）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爲秦所親補曰一本然而正曰然而上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謂見親於秦之計非金無以爲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買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秦韓賣之）

（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元衍於字今刪去）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侈也）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補曰見賢遍反正曰時不可考）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鄆（元作運下同後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正曰非魏地運未詳）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勝則兵敝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

之（內鄲於韓）公仲曰諸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正曰）公仲事當衍襄王時）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也（正曰）無考未必釐王時）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癰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無爲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以支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鄲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元衍珉字下同）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

韓侈在唐（晉陽註詩唐國（正曰）唐未詳）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illegible]）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補曰）一本復有入字姚云曾有）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懼罪）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侈而今不入是變也（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令安伏（秦人（正曰）無考）召韓侈而仕之（（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卽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他文亦多難通疑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正〕曰無考又元作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爲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正〕曰成陽君韓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說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周）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項襄〔正〕曰無據）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猶顯示二大國惡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郡）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正〕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時不可考）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請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攻華陽事見魏策）韓相國（辰也）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公[illegible]）

（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補曰〕與前章張翠說同）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之〔正曰〕無據）周成恢爲之謂魏王（安釐〔正曰〕無據時不可考）曰周必寛而反之（反謂還逐）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得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由）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則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謂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補曰〕一本牟作年姚同）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讎之故緤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使爲守）韓王必爲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緤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正曰〕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大事記載韓燕中山稱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當宣惠王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此時甚遠然此策本不可定爲何王之世鮑强附之）

魏王（安釐）爲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illegible]〔正曰〕一本九里大事記引之[illegible]同說見後）且復天子（赧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二十三年復其尊〔正曰〕按周紀復之之文謂許梁以鼎事正義復一音扶又反非謂復王〇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公爲白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王以白里爲九里以彭喜爲房喜以鄭君爲韓王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盟不知何年附載於慎靚王三年魏惠王薨之前按此策當屬惠王）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赧王十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爲鄰故其勢如此）不可無而從者韓也（欲爲從必得韓）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爲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正曰〕初無此意但謂今君之輕韓熙因交善於楚魏故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反諸國〔補曰〕一本之交之善）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得主從）橫則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爲輕〔正曰〕無從者輕指趙言也）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汝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正曰〕鄢許屬魏者策於魏多言許鄢陵）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

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譏

新建李克家校正

國策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九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昜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衍李兌二字刪）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卽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爲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大事記以此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捐館之語愚嘗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爲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子噲之後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全而卒〔正曰〕史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爲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趙〔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宜〔正曰〕湣）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

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爲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沲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沲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呼沲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躡（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眞定縣南故常山城）度

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魏）齊趙强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

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二十年〔正曰〕史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別名天雄）

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正曰齊伐宋章蘇代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染爲紫其價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於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詩註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陘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且秦字疑衍）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庇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

（卽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〇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爲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夫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罷守行義不成功名者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爲反覆）

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伐之怨〔正曰〕說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牒之薄者甲用革緣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貫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側滑反）妻自組甲絣（絣綿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纂組註組今綬絲繩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絣非悲萌反鮑因莊子洴澼絖之文生義不知彼字不與此同）曰有

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創甲札曰有大數矣矣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曰二年字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强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曰自恃其强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稸亦積）西困秦三年（爲秦所困正曰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也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本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二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而已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補曰清濟以下說見秦策）誠有之乎對

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獘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濟州以西也河北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獘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制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獘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爲燕間齊獘其內也）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爲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按史記誤同）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旋義同）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喻也）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也）足下有意爲

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自喻）

（爲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正曰〕獻此以爲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正曰〕鮑因此指爲王噲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燕王

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

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之爲快）陳翠欲

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

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鶩

之餘食不宜臞者（〔補曰〕姚本無者字）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

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

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

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

（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

功者爭之端也）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

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

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

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

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類此然觸讋言猶婉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爲無如之向）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魏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也）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

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巳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此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又稱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巳與世家差一年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畧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攻楚則所謂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主爾以此數策觀之猶信）今我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

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虒謂此三物騎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措手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五百五丈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三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字）宣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井陵縣本名厝音昔孝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

下於益也（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何以知即此人）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雖

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

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誘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子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簒國子噲特爲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唯知實理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爲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

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爲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

昭王（噲子〔補曰〕名平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正曰〕魏策稱襄子謂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枓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勺者是也按韻書枓斗音同索隱皆云斗）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斟注也〔補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汙〔補曰〕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正義云反斗枓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種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十

（一年十二年滅之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殺見史記行如虎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藉子貪㬥之規遂以爲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㬥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正曰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裁處裁也如嬰兒言無裁處之能補曰裁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寧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揣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爲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發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正曰〕無考）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卽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宮他未知卽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語卽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鄰國爲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此有以字姚同）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罪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姚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說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正曰〕屈指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補曰〕一本人趨己趨是姚同）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厮（〔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彧傳註暴怒貌睢呼回反唐史音錐）呴藉叱咄（呴呵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呴呼俱

（呼具二反咄都活反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爲復呴藉義亦不類當是跔藉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蹴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韋昭云今之中涓漢書顏注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

四百字

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爲削之耶與於孔氏删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爲三代之人太史公因爲跡略然孔氏删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鶡冠子博選篇亦用隗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僞書取[illegible]老人者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御諸國猶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

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闕）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句舉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側也當作井匽路厠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匽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厠也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云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

（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敵有事于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補曰〕此已申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

（北國〔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戎狄謂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涅染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從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貟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君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

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革履也當作蹝〔正曰〕躧所綺反說文舞履也徐鍇云謂足根不止納履也引漢志邯鄲女跕躧字與蹝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正曰〕心痛如刺）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破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紀代事前後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爲說）

（子噲之類代爲燕閒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爲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卿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孝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進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踈章（地缺）三王代位五伯攺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爲煩大王之廷耶（煩浼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正曰此句未詳恐註非）則諸侯不爲別駕

而朝矣（言同軛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矜矛柄戟蓋爲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說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不得（此屬皆不得不得與事）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

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跲也）於是仆佯僵而僕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沇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爲用此不正之論也使過之說不類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正曰〕無考）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使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爲已請齊〔正曰〕無據妄引韓爲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爲趙告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代爲惡燕王著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爲其屬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爲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爲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齊人姓名〔正曰〕一本公王此疑有缺誤）命說（奉陽君〔補曰〕說即兌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

（父名〔正曰〕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正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卄之恐卽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如無厲（〔補曰〕無害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正曰〕賢之謂以代爲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巳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正曰〕言齊因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之利也故巳之死逃榮辱者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爲臣患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二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巳）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勸齊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怒趙）深結趙以勸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勸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不（補）累燕（〔正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爲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子謂讙〔正曰〕子謂代）又不予卿也（〔補曰〕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予亦爲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爲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元作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儀至楚之事〔正曰〕郎）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湣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爲好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貢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少年役儈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爲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燕（元作趙）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間（正曰）間去聲致隙曰間間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正曰）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之）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

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後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疑字誤當作漁陽據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亦未可據）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斬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于燕齊皆嘗隙而復善之情禮均也而獨爲燕謀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靡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爲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于此）

（其罪浮于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讒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貿猶賣）臣之所處重卵（〔正〕曰一本卵作卵姚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卵猶言累卵謂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曰以齊爲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正〕曰見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補〕曰一本犬馬騃姚同字書無騃字恐卽賤）今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琴）專

（元作刺）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謂爲人謀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無此患況弛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爲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勝何暇乎代之爲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徇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八九年達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二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曰〕汶眉貧反郫蜮）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郡華容爲夏水〔正曰〕索隱云夏音暇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矣）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而下姚同）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

矣（隼祝鳩鶻易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鶻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大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卽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屬下句）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道此四處）下軹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云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敖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衞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

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秦有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石（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同作君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地缺正曰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鄳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註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子正曰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曰謂連兵相屬也行胡郎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在作譙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因以爲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補曰蜚匪微）

（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云錢本添入蚩字）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韓記註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丘註（補曰）岸門之戰赧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處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處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其明快）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圖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

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爲燕者爲燕亦所以爲魏也〔正曰〕無據）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蜃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喙（箝籋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王相及此策時不可考）

惠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合趙楚韓魏燕之兵〔補〕

（〔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蓋因燕將守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補曰〕史趙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獘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生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

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爲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于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宋盡力王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爲明）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毅罪狀也）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名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乎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曆之室〔正曰〕曆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曆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故鼎今註本無）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汶齊爲塞〔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補曰〕一本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爲慊于志）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涌太公數之）及至棄群臣之日遺令詔後嗣之

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背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隷（萌民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爲箕形以斂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爲鴟夷榼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正曰〕離罹通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補曰〕正義云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國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畧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爲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政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

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舉下齊七十餘城湣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時亦恣意虜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然徵以毅之自言蓋誣矣陳氏首以止侵掠爲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爲能用之乎雖有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揜其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爲定論也

張丑爲質於燕〔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昌國君索隱云間紀閒反）

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記元年有正曰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使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庸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

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自謙）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閒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任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正曰〕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

（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補曰修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疏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問量我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恐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爲過燕王善過在於復諫伐趙其於閒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閒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屈曲天下之偉文也正曰責其出奔所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艾懲創之意以未見其果可以釋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荅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爲樂閒荅書而未云閒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

服矣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防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爲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爲兼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一本鞠作鞫下同索隱六音麴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篇迷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比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已）

（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補曰〕姚本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已歸）足爲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瞀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爲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沈猶深〔補曰〕一本其智深其勇沈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精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出姚本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即俯自漢書兒錯傳俛仰韓信傳俛出東方朔傳俛啄顏註即俯）傴行見荊軻（傴致敬貌禮一命而傴）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爲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

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者失斷或諸侯驕子亦僭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哀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作宰天下之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補曰一本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

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畧經畧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盖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樊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没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大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補曰一本爲之柰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召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揕刺也知鴆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

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見前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刃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正曰〕淬焠通取內反說文徐云淬劒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鍔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鑒匕首爲淬鑒古害反）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行具也）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

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忤逆也）乃令秦武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䟽軷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爲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爲商蓋悲音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其音怒）忼慨（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慨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後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　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下有大王）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正曰大事記相如奉璧入秦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儀爲釋愚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之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陛也）秦武陽

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摻其室（摻把持也執摻同音人多用其室劍鞘〔補曰〕索隱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逐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

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提擿也〔補曰〕且即于反提垤帝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曰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乃

欲以生刼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羣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就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刼刺于大國出于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恃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爲之荊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于騎萬乘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獨免所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固已視呂政爲置中兎何敗獲之憂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異胡說當矣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

秦政之無道燕丹之謀淺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

凡三十一章

新建李克家校正

國纂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卷十

宋縉雲鮑　彪校注

元東陽吳師道重校

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補曰）漢志壽張下有今之睢陽四字）

景公（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補曰）史年表景公名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欒汲冢師春作䜌頭曼兜欒音讀因相混若䜌則豈先二名而後一之者邪黃伯思考辨祕閣古器有宋公䜌餗鼎與汲冢合因知異書有不可廢者謾記於此）

公輸般（魯之巧人（補曰）高注公輸般魯般之號也它書或作班古字通漢書班師）**爲楚設機**（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補曰）高注云機械雲梯之屬也索隱云械者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

范希賢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補曰〕此據高注下有重繭累胝也一句又莊子百舍注百日止宿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梯之高上入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卽惠）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鮒魚之小者〔正曰〕爾雅翼鮒鰿也今作鯽）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大小凡五〔正曰〕高注皆大不也〔補曰〕楩似豫章書注楩梓一本楠作枏章作樟姊同楠卽枏）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强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爲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焉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補曰〕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之攻

（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梁王（襄正曰惠）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正曰成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一本不足如梁高注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高注梁必兼宋攻宋不利之矣）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補曰姚本註臣字曾本自此至卷末皆作惠）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亦說曰姚同）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五年梁惠十七年宋公剔成十六年宋伐趙圍一城解題曰梁惠王伐邯鄲引策云云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卒左傳景公在位四十八年卒大事記定從左氏景公卒當元王七年鮑以此次之景公繆甚）

謂大尹（宋卿〔正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得與啓畜諸公宮於是云云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寵者鮑因大尹字遂傳會爲景公時蓋無稽之言也）曰君日長矣（君宋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正曰皆無考）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講（聽其講）以明宋之賣（元作資〔補曰〕一本作賣姚同）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己而與齊同）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剔成齊宣同時知非閔時〔正曰〕此必非景公時）

剔成（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正曰〕桓公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爲狂而史記作辟公辟是名辟謚辟事必不爾史記蓋誤）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于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章有蘇秦語得爲君偃弑立怨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正曰）此章時不可考缺之可也鮑妄爲傳會至謂孟子所稱皆剔成孟子謂戴不勝子之王薛居州居王所王并偃而誰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弑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正曰）按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自立爲宋君故大事記書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康王（衍康字下同）**之時**（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有雀生䲭**（集韻音欺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正曰）此與爾雅鵋鶀注同文鵅音格鵋音忌鶀音欺按史記好射鶀鴈鶀小鴈也音欺愚按策文云小而生巨以雀生鴈者何也云見祥而不祥鵂鶹非祥也黃公紹韻會䲭鶀並爲一字音期者非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爲詳今通鑑作䲭）**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蓋言遜也（補曰）高註太史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冠不覆額（正曰）史王偃盛血以革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倪侯其臣也（正曰）無稽）**遂得而死**（補曰）世家云殺王偃年表云死於溫（溫魏地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補曰）元高注云

禍謂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恃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苑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愚按宋殷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黎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正曰〕說見趙策）

衛靈公近雍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補曰〕雍疽瘍醫）彌子瑕（〔補曰〕靈公幸臣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訛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補曰〕煬餘亮反莊子煬者避竈釋文炊也蓋炊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補曰〕宜從舊說見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正曰〕杜注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史作黔二字並其

（淹叐大事記周貞定王元年衛悼公元年解題引古史云左傳出公復入八年悼公立事甚詳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黜攻出公子自立悼公五年卒）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正曰〕據左傳南文子相衛悼公悼公與智伯並時則犀首非公孫衍矣司馬彪謂犀首爲魏官以此策考之悼公元年當貞定王元年至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晉始爲諸侯時六十餘年是時已有犀首非魏官矣意嘗其爲姓名或號說見秦策然則此犀首者亦三晉之臣歟）伐黃（〔補曰〕舊註黃國名按策言黃不一處此未詳）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爲悼公〔補曰〕左傳出公之入也奪南氏邑杜注子南之子公孫彌牟彌牟與褚師比等逐公越皐如等將納公文子致衆而問曰彌牟亡有益云云遂立悼公南氏相之事在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紃文紛綬之屬十首爲一緄〔補曰〕組屢見前緄古本反說文帶也詩緄縢傳繩也皆與此不協鮑因高注）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之臣）惡臨議其事（議謂譖短之）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其御言不營爲）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貌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

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補曰〕一本白璧姚同）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也字姚同）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補曰〕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爲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其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鮑謂南文子衛賢智人也慮無遺筭〔補曰〕大事記貞定十二年晉荀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國語序藍臺宴云還自衛姑載于此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世家拔魏蒲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世家衛嗣君時獨有濮陽按史秦昭王元年樗里子伐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此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刑）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正曰）秦惠八年魏納河西地後二年魏入上郡於秦而河西濱洛之地失）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幷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爲號（補曰）尚注家有大梧樹園以爲號者柳下惠蓺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正曰）無考）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注讀作郭門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門道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卽廊見秦策曰（佯若不爲衛客偶思念得之）

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哉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沒于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諾人爲之行貸猶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正曰此策時不可考何得附之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正曰此本高注竊以爲不然有罪而逃何以知其賢此慕傳說之事而誤說者也衛君以金贖之者恥其失政靡刑爾觀其言可見補曰靡忙皮切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顏曰連繫相隨而服役之謂今之囚徒莊子注以鐵鎖相連繫）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也）羣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補曰三百或言家）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堂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爲治之言允蹈之者歟正曰罪人而逃可謂無政矣割地以求胥靡可謂無謀矣其言雖善事則疾矣補曰韓非子有畧同）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正曰古人以且名者皆子余反如夏無且唐且龍且之類是也）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如其教）

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補曰〕食高麗疑人名）所用者緤錯挐薄也（二臣名）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若言國事者子謂君〔補曰〕子謂君以下令教之以說君也上言死之心異故言此可以動之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嗣君期子）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虒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旣矣蓋諫者之言多務爲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正曰〕鮑誤釋胥靡之事遂以衛君爲賢其實非也然能從順且之諫使制二子猶愈於迷復者也〔補曰〕緤先結反挐女居反）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借言愛也拊左愛之〔正曰〕高拊擊也車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兩服馬皆愛笞也鮑以爲惜馬故曰愛之非是）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爲婦而云然失之蚤也〔正曰〕此策特不可考〔補曰〕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云云與此相類）

凡九章

中山（漢爲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井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補〕曰索隱云中山故鮮虞國姬姓也路史杜佑云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靖始移居盧奴大事記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又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始見定公四年晉合諸侯召陵謀爲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識時勢也）

中山君（史不書名諡）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爲楚昭卿）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下以與之飧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戎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爲君死）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幷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爲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爲之求爲狥國之法也補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秦即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爲齊趙魏燕中山鮑氏以爲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俱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爲獨怒中山況偃之稱王又在愼靚之三年乎然則犀首所立五王其可考者韓燕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考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公子職於韓則是時已稱王矣七國惟楚僭王遠在春秋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而中山後持（持猶豫也立之後而復疑正曰高注持中山小故後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爲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爲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如字）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

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一本作千姚同）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愚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卽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强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補曰〕一本好位姚同註曾作倍）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

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正曰〕王發重使之王指齊王）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曰〕隘當讀作阨）王苟舉玉（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正曰〕王苟舉趾與即佐王之王指中山）燕趙聞之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乎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捭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正曰〕捭闔狡獪豈非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悖矣）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

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雖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補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云名喜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按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者即此人與漢平津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正曰詩耳屬于垣史記注屬猶注也言趙使屬耳中山之事）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通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取請爲使也正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者多爲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正曰此章以爲語趙使下章以爲司馬喜使說趙王此正記所傳之異○兩可以爲之爲去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補曰〕一本子民姚同）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

補

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商較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準頞權衡（準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正曰〕準鼻頭頞額也見孟子蹙頞注蔡澤傳蹙齃索隱云鼻蹙眉）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

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柰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后也（此兩章一事爾而曲折少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駮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慎矣）（補曰司馬喜繩陰姬以語趙王而脅君以行詐取寵視張儀於鄭袖其惡尤甚記者好夸何慎之有）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御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補曰一本車下無者字姚同）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强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疵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惟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嘗讀商君之言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民求官爵不以農戰而巧言虛道者其國必削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敵主必削下民必貧此商君所以遺禮義上首功而富國强兵之術也武靈胡服騎射一反先王之敎其禁驁之志使卒不死而獲逞有以異於秦乎李疵者窺見）

其所大欲故以舍士急耕戰之說導之當時風聲氣習不約而合其悖繆固不足辨也抑其所稱中山之事者殆未必然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淫亂固無別焉其主弗之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一年中山果亡其亡之故可考矣使賢俊盛多尊禮無久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凡九章

新建李克家校正

戰國策卷十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捐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

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劇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夷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於譚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李文叔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眞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輙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愼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麤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正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疎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䟦幷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恵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恵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證悉注於旁辯灓水之爲潰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幷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愨朴元祐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

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絶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令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巳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絶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吴師道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

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悳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悳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二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而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愈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貢音無文切芊千者莙莙紉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大監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騶衍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涸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是攣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

（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旣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

吳師道識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會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敘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刋書以是爲首云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幷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敘故即簡爲名也

劉知幾史通云從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于世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